

武縣志卷之八

藝文^上

原武荒陋之區既無遺文可採舊志所錄稍近屬
雜因卷帙太少僅爲刪去十之二三學宮有元明
碑刻詔諭之文皆所以尊崇

先聖亟爲補入以存前朝之典故而

本朝

聖製訓詔垂敬載簡編傳之萬世其餘或因某人或
因其事要亦擇其言之尤雅者云爾

元成宗加封孔子制

大德十一年

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

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夫子之稱大成至聖實始於有元迄今五百年

矣制詞頒行凡在學宮當並爲勒石然不多矣
見原武最稱荒僻而此碑獨存向經積水淤沉
沒於土中者數尺爰命夫役掘地出之周環審
視字之漫滅者尙少舊志缺而不載因亟錄之
殘碑斷碣固採輯者所不可忽也

考元至大元年朝 差官齋聖旨加封祭祀
先於大德十一年五月宸極集賢院官特進大
司徒太子太傅集賢院使香山集賢大學士資
德大夫趙也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太子少傅

集賢大學士王顥奏稱唐宋以來累朝加封孔
子今皇帝初登寶位應令衆學士定議奏請有
旨准行六月覆奏定議加封孔子作大成至聖
文宣王其後至順二年加封啟聖王制曰闕里
有家系出神明之胄尼山請騰天啟聖人之生
朕聿觀人文敷求往哲維孔子之有作集羣聖
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至周文王論世家
則契至湯下至正考父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
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

如巨海之有本源雲仍既襲乎上公之封考妣
宜視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謬建
而不悖於以敦典而叙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
敬其所尊於以報功而崇德尙篤其慶以相斯
文齊國公叔梁紇可加封啟聖王魯國太夫人
顏氏加封啟聖王夫人王者施行蓋禮部官與
翰林集賢太常禮儀官定擬而翰林國史院官
奉勅所撰詞頭也元官氏亦特封大成至聖文
宣王夫人啟聖公之封王衍聖公之給俸皆始

於元而官員到任先詣 聖廟拜謁方許以次

詣神廟亦自大德初年飭著爲令并記於此

明世宗正孔子祀典說

嘉靖九年

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其位非王者之位焉
昨輔臣少傅張璁再疏請正其號稱服章等事已
命禮部集翰林諸臣議正外惟號與服章二事所
關者重不得不爲言之孔子當周衰時知其不能
行王者之道乃切切以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

之君竟不能明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後世至唐立
宗乃薦謚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其謚爲太
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心
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生如
是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雖曰尊崇其
實目爲亂賊之徒是何心哉又我聖祖當首定天
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於學不許祀於釋老之
宮又除去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用六佾籩豆以十
可謂尊崇孔子極其至矣無以加矣特存其號豈

無望於後人哉亦或當時創未暇歟至我皇祖文
皇帝始建北京國學因元人之舊塑像猶存蓋不
忍毀之也又至我皇祖考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
八佾籩豆用十二牲用熟而上擬乎事天之禮也
夫孔子設或在今肯安享之昔不觀魯僭王之禮
寧肯自僭事天之禮乎果能體聖人之心決當正
之也至於稱王賊害聖人之甚孔子昔曰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其不幸身遭之哉
夫既以王者之名而橫加於孔子故使顏回曾參

孔伋以子而並配於堂上顏路曾皙孔鯉以父從列於下安有子坐堂上而父食於下乎此所謂名不正者焉皆繇綱領一案而百目因之以隳耳今也不正滋來世之非道將見子不父其父臣不君其君內離外叛可勝言哉

此前明永陵正祀典說又有正祀典中說皆有禪立於學宮蓋永陵允張璠之請頒御製之文然在當年已有陽奉而陰違者爲是爲非存而不論可也

正祀典申說

嘉靖九年

朕惟爲人臣盡臣道盡之去者終始生死以之非有所私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朱子釋之曰祖父所行之事不但三年雖萬世亦不可改也少有所變豈可待之三年夫成法固不可改其於一切事務不可不急於正之也朕又惟天子不可與匹夫相爭辯斯世斯時却不得不辨也非所論議正孔子之祀典不知典籍且以易明者言之孔子之謚王號自唐玄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孔

子已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則不敢擁虛名以示尊崇之意可知矣林甫之請玄宗之加意必有爲林甫之爲臣何等臣也其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玄宗歟玄宗之所加也何其巧乎自秦而後王天下者稱皇帝漢方以王號封臣下玄宗之封謚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欲與之齊也特一王號猶封拜臣下耳尊崇之意何在哉蓋此王字非王天下之王實後世王公之王也

繇是後世武宗假托之而加謚宋徽宗薦十二章服徽宗之加欲掩其好道教而設此以尊崇耳况以諸侯王而薦天子之章服誣之甚也至於雕塑之像不知孔門弟子卽孔子死時而造之且如一人自是一人貌色不知可增損乎抑不可乎以一聖人而信工肆意雕塑曰此是孔子像也殊不知其實是土木之靈耳孔子肯依之享之推已之心則知孔子之心也又至於八佾之舞十二俎豆又僭禮之甚也決所當正

清

聖祖仁皇帝御製

至聖先師孔子贊并序

蓋聞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
代宣其藎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
立言以垂憲此正學之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
也粵稽往緒仰遡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
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
下秉剛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勲業炳於

一朝明道者教息周於百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
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
後之人而欲探五帝三王之心法以爲治國平天
下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孔子之爲萬古一人
也審矣朕巡省東國闕祀闕里景企滋深敬搗筆
而爲之贊曰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
以立行著習察舍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
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
至聖挺生聲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刪詩定禮正

樂既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
終晦秩然大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趣日月無踰羨
墻可晤孔子之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

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彛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
夜勗哉令圖遡源洙泗景躅唐虞載歷庭除式觀
禮器摛毫仰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聖爲歸百
世而下以聖爲師非師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
惟道爲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宮牆萬仞夫子之
堂孰窺其藩孰窺其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初四日戶部尙書文華殿大

學士臣張玉書奉

勅敬書

御製四子贊

顏子

聖道早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服膺萬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用行舍藏王佐之器

曾子

涿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
民止善爲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
所基纂承統緒修明訓辭

子思子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
物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恭慎獨成德
之門卷之藏密擴之無垠

孟子

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與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

國朝正果志 卷之九 九
闡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
六藝孔學攸傳禹功作配

康熙二十八年閏三月十六日戶部尚書文華殿

大學士 臣張玉書奉

勅敬書

御製訓飭士子文 康熙四十一年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材典至渥
也朕臨御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
使釐剔弊端務令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拔

作人之意乃比年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
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粹難
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
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

源委有叙爾諸生切聞庭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
寧無講究必也躬修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
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業勿雜荒誕之談取友
親師悉化驕盈之氣文章宜於醇雅毋事浮華軌
度式於規程最防蕩軼子衿佻達自昔所譏苟行

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

蜚語流言脅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

撥姦猾欺孤凌弱或招呼朋類結社邀盟乃如之

人名教不容鄉黨勿齒縱倖脫褫朴濫竊章縫返

之於衷寧無媿乎鄉會科名乃掄才大典關係尤

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逢年顧乃標榜

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收竄鄉

貫希圖進取鬻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弊端

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拜

安望其秉公持正爲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
之選哉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茲訓言
頒到爾等務共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
爭自濯磨積行動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東
帛弓旌不特爾身有榮卽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
時得志寧俟他求哉若仍視爲具文玩愒勿傲毀
方躍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
教也旣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不能爲爾

等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家外而直省鄉校凡學
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
勸以副朕懷否則職業勿修咎亦難追勿謂朕言
之不預也爾多士尙敬聽之哉

重脩原武縣儒學記

明邑令

王士梅

江南武進人

嘗讀太史公儒林傳首云廣厲學宮之路而喟然
發嘆者何與蓋以文學廢興係世道升降而庠序
則賢士之關也以故先王之導民化俗必先崇立
泮宮定以典儀申諸令甲設官師以董之著飲射

以習之縣慶賞以勸之於是士罔攸斲天下亦靡
然向風夫庠序之關民俗譬如影之於形聲之於
响其轉移甚捷而士其杓之人耶執政者倘忽是
圖而欲以展采錯事不猶適秦而南驅哉戊戌之
秋余不腆來令是邑釋菜於黌宮瞻先師及諸賢
遺像儼然列焉當世宗朝著爲令以主易像而茲
乃置弗易豈聖賢之精靈英爽獨有依附以垂不
朽耶登斯廟而拜瞻益肅肅然敬已第日久弗葺
視其殿庭廊廡則惟風榱雨桷敗楹頽垣幾不足

以妥神靈而陳祿享爲之愀然改容繼登明倫堂
與羣士講藝畢徧觀左右室宇若齋舍若啟聖祠
若奎光樓若鄉賢名宦祠若官署若門屏若泡漏
皆蕪圯不治吾懼由茲日就傾廢則飲射何以成
禮官師何以臨位弟子何以肄習心欲稍稍葺之
而時屬洊饑方與民休息未遑以土木勤民也其
明年而繕城社又明年而始及是舉揆日鳩工捐
俸裒資得若干繕卑隘者廓之朽蠹者更之傾備
者撤而建之泮池之久湮者則濬而甃之宮牆

丹聖瓦礫則文以青黃甫半載而煥然改觀
矣乃進諸博士而告之曰是役也庶幾有裨文教
無少厲於閭閻也乎卜子夏謂百工居肆成其事

則庠序儒之肆也當朝於斯夕於斯彊學力行窮
達毋遷以不愧古聖賢詩書之訓不負一朝養士
士之恩斯足述矣余之所厚望於博士弟子者又
不徒以文焉已也如以文而已掇拾時髦之糟粕
而罔究身心明著士子之衣冠而陰圖勢利則士
之玷也何貴於士而又何取於建學明倫乎哉吾

聞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原武非古鄭地與至
今多彬彬文學之士而與春秋諸君子炳燿後先
者是在諸士勗之矣

重修文廟記

邑令

鄧

奇

東莞人

道先天地而生非聖人無以開其先道後天地而
存非聖人無以善其後天下不皆學中人而天下
皆道中人也天下皆道中人則勿論出於學與弗
出於學罔不有敬聖重道之思雖人主臨雍崇祀
或褒以王或隆以師名號懸殊然郡邑州黨春秋

尊孔廟而奉刲豆者歷奕禩如一日余筮仕原
邑觀學宮圯狀惻然動容戴經有言化民成俗其
必有學乎然則傾圯弗修是非長吏者作人之意
也乃集諸同寅並紳士合謀之僉曰是役也庶志
彼協舉之烏容緩余乃捐俸首倡而同寅紳士與
里民咸怡然從之各助金錢以成厥舉自庚戌春
月鳩工庀材由殿堂門廡以逮垣牆楹柱修焉築
焉黜聖丹滌歷仲秋而廣文成君抵任竭力以共
襄斯事則見剋冕璫璪聖像嚴威矣木主重新兩

庶有秩矣宮牆數仞矢棘跋翼矣前門戟門向離
有伉矣功將告成無何而忽奉調用之命噫嘻九
仞仍虧一簣而大殿以東魁閣改造有志未逮留
此美舉以俟署事姚君續成焉庶幾相與有成以
慰余懷也吾聞之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美而弗
彰掩人之善也同寅紳士及里民之捐金者並宜
勒諸碑陰以垂永久俾後之觀斯碑者知重修之
事某某咸有力焉

增修文廟碑記

署命

任

洵

昆朝

御極五十二年久道化成一時文明之盛號稱已
極今年恭遇

萬壽六表復命開鄉會科試伊古以來闢門籲俊從未
有如斯之曠典也宜士生其時心焉感激莫不爭
自濯磨以奮興學校中者而從而鼓之舞之俾其
專業無異營廣厲學宮以仰副

聖天子右文之治是則守土者之責也昨夏五月原令
西蜀田公以讀禮去任余奉憲檄由延津令代庖
茲士謁文廟一見傾廢狀不禁愀然心目以爲是

非所以妥先聖先賢之靈也因於明倫堂講學之
次與諸人士攷厥興衰之由蓋自前令寶安鄧公
重修以還歲久就圯比年次第補葺聖殿落成於
康熙庚辰歲櫺星門落成於康熙乙酉歲隨以饑
饉洊臻故東西廡戟門鄉賢名宦兩祠及左右牆
垣迄今有志未逮耳余竊思身其地者職其事是
雖五日京兆而修廢舉墜不敢諉爲異人任也乃
捐俸付之任事諸子時田公亦出俸且謂此我素
志今將賴君成之矣自是闔邑紳士聞風躍起各

捐貲有差生員師應午則專任粧飾聖賢像以竟
父生員師文之志貢生薛增薛永定生員高遐鍾
唐瑀王璟高遐烈王崇儒趙承烈等更相與率作
其間鳩工庀材不遑寧處余每閱異日徃視之而
椽楹豎矣垣墉築矣又閱異日徃視之而鴛瓦覆
矣戶牖開矣又閱異日徃視之而丹雘燦矣几筵
備矣自孟秋下浣歷季秋下浣不勞一民而向之
傾廢者悉舉而新之爰與闔邑官師紳士釋奠其
間以告厥成功斯時也拜於殿拜於廡儼若先聖

先賢之如在其上而嚴翼之志生玩惕之心釋焉
拜於名宦祠而儼然有蓋臣之爲憲焉拜於鄉賢
祠而儼然有先民之是式焉相顧而喜可知已余
因進諸生而告之曰原古卷邑也漢地理誌云梁
魏之墟人多俊髦好儒雅寰宇記亦云俗尊年齒
學重經術其風尙矣故自唐及明千餘年中名臣
碩士史不勝書今原陵一片地土樸民淳猶有先
民之遺風焉繼自今誠願諸人士誦詩讀書其間
直若坐富美之宮牆以聖賢爲必可學而至於焉

敦倫紀於焉廸行德於焉謀事功而道德之積蘊
爲文章以之黼黻皇猷羽翼盛世將見一方文明
之盛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此則

朝廷所以建立學校之本亦余與紳士今日所以修葺
學校之心也夫

原武縣重修文廟記

府太守柴 璉 太平人

原邑瀕於河明弘治間一決而支爲三自陽武長
隄築後張秋中牟之決塞矣然雖無衝激震蕩之
患而漫溢灌注所不免焉康熙六十一年武陟之

馬營河溢波臣肆虐侵及鄰封洪河之水由郊而
郭由郭而城遂至於敗屋破宇此原子宮之所
山傾圯也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八年雲間吳子文炘來宰是邑循例
拜謁見櫺星戟門垣墉半頽廢戚然動容及見

大成殿暨兩廡不蔽風雨盡然傷之遂毅然以脩葺
爲任然原邑土瘠民貧受虐河伯後益見疲茶遽
欲興此鉅工豈易易哉蓋於壬寅至庚戌將十載
而無議及者職是故也于是退而糾紳士相與議

曰大凡事急則難成緩則易圖吾與若需以歲月持以恒久期陸續成厥功焉

大成殿所以妥聖也先之東西兩廡所以奠諸賢也

次之明倫堂臯比之地講習之所也又次之他如

櫺星戟門以及齋室各祠可緩則緩之亦以次而

及迺捐俸以倡諸紳士亦努力捐助厥吉興工日

而月月而歲至乾隆之乙丑春諸工畢竣凡殿室

堂廡門楹柱礎無不嚴嚴翼翼壯偉闋耀固極一

時之盛也歐陽文忠公曰學校王政之本也致治

之盛衰視學之興廢惟我

列聖光宅中夏右道崇儒易瓦以黃道王及祖可謂凌古

轍今矣

今上龍飛之初

御書與天地參繼

一聖宸翰懸諸正殿以昭奕禩復

詔天下郡縣各修飭學宮其學日見其興則其治日臻
於盛也明矣將見原之人士擣趨宮牆淬勵興行
士習端而人材茂不益足以副棫樸菁莪之化歟

獨是吳子官斯土者十有六年未必非天默相之
使人於其任以荷斯役而成斯功也既成而請序
於余余故欣然記之一時董其役者則邑明經王
子芳璧師子應午亦例得與書遂并記之

原武縣新修文廟記

邑令

吳文炳

婺源人

聖清統一寰區崇儒重道康熙二十有五年

御製

至聖先師及四子贊

頒示天下學宮勒之於石先是又嘗

賜萬世師表匾額

世宗

今上俱有

御書天藻輝煌並懸大成殿上其他尊崇之典無不

舉行皇哉中天之景運也原武文廟在縣治之東

自壬寅河決城外淤高城中水積縣東地勢尤卑

每遇秋霖水無所洩民廬官廨因是傾頹而廟學

亦多圯壞

文所

受事以來仰瞻廟貌惕然於懷以

斯民之蕩析離居方憂昏墊且築城修堤事不可

以稍緩民力既困不敢重役吾民遲之十年而民困少紓民力可用於是首捐俸金以爲士民倡始而士民罔不踴躍從事經始於乾隆己未越明年皆成葺基增高三尺餘皆倣是自堂徂廡締構一新邑入靈寶司訓王芳璧明經師應午董理維勤而戟門之修則上舍婁廷彥獨任其事婁故貞公之苗裔也夫

朝廷廟學並建固期學者以聖賢爲宗也聖賢之學其要存心而已存心者存天理而已孔子十五志

學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顏曾思孟諸大賢
以至濂洛關閩而後大儒輩出指授各殊而道本
於心先後若一世之學者誠知道之大原出於天
而體用具於吾心存養省察交致其功喜怒哀樂
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
分蘊之爲天德發之爲王道此學問之極功而尊
信聖人之實事也若曰吾志存乎科名惟事揣摩
帖括他不暇計是視聖賢具六經祇爲富貴利達之

資也豈

朝廷建學立廟之意乎修學有司職也諸生之遊於斯者亦思所以爲學而求進於古人之道可也

原武縣泮池記

河北
道憲胡振組
山陰人

學宮之有泮池古也泮半也以其半於辟廡形如半璧故曰泮也其在詩曰思樂泮水言諸侯養育賢才均可樂也我

國家

聖聖相承修明典禮文治之盛萬古爲昭

皇上御極以來尤崇儒重道菁莪棫樸之化淪浹寰區

自京師以及郡邑莫不有學卽莫不有泮池顧存其名而忘其實者多矣原武吳侯旣修

文廟濬泮池而深廣之其下有井通泉漣漪潄潄月來增色風動成文於是架石爲橋疊磚爲甃周圍欄檻足以憑臨蓋泮池成而泮宮之制大備矣夫士也得天地秀靈之氣具圭璋特達之材其蘊蓄也必深其涵濡也必廣豈無學海滙於文川縱有狂瀾障以道岸而且以洙泗濬其源而且以濂洛沿其派洗其心滌其慮澡其身浴其德如是而遊

於泮宮洵可樂也爲之歌泮水三章以勵諸生以
紀侯之功歌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士也萃止質
有其文再歌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藻士也藏修藝
進於道又歌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芣士也有志不
在溫飽光風霽月在泮之濱以吟以弄沂水暮春
雲行雨施在泮之澤得時而駕施及蠻貊

原武縣新修城記

邑令

吳文炳

婺源人

邑無城非無城也康熙六十一年河決武陟馬營
口水勢洶湧漫入護城堤堤潰而城亦圯雉堞之

不存者久矣雍正八年

文所

蒞任登城視壕慨然

歎息集邑之紳士而熟議之先是撫憲田公亦嘗

飭令修築土城估計工料銀七千兩而

文所

於是

時力請創築磚城以圖久遠獨念新淤之地類多

浮沙而積水之區難以取土於是悉心規畫竭力

經營原估不敷量爲捐助用民之力民不言勞趨

事赴工爭先恐後則原武風俗之淳而

文所

不敢

自以爲功也計其工始於辛亥之春訖於明年之

秋城周圍七百六十九丈高二丈廣一丈五尺基

廣三丈二尺女牆一千九十九梁高六尺廣二尺
三寸門樓角樓各四座砲臺一十三座改朝陽門
爲帶河門面闕曰聚星錢熹曰挹爽東仍舊名城
旣成矣乃濬壕而深廣之深一丈廣二丈周圍八
百一十丈藝荷其中花時繞郭重築護城堤十有
四里蓋至是而邑竟有城迄今又十餘年矣夫民
固可與樂成而難與慮始也回念下車未久遽議
築城明知其難而有所不畏緩急先後之間令籌
之衆諒之矣天下事隳於因循成於果敢大抵如

原武縣志
卷之八
此也

文所

自愧無文不能行遠又耻爲粉飾貽笑

於人築城之工未嘗勒石以紀其事今因修輯邑
乘補述梗概附於簡編亦願後之君子嗣而葺之
俾勿終壞豈獨爲一邑之觀瞻卽學校倉廩藉保
障於無窮矣

原武縣新修城記

河北 道憲 胡振組 山陰

邑之有城豈徒爲觀美而已哉易日重門擊柝以
待暴客今吾民幸生

昇平之世寇盜無憂然有倉廩府庫何可不預爲之

防也原武舊有土城傾圮已久吳侯下車之初關
視城壕卽以此爲先務目營心匠曉夜圖維比年
告成不傷民力夫原武之築城非易易也其地窪

積水不流其沙浮隨風而起其井舍蕭然荒落於
灾傷之後輕用其力則無民重用其力則無城無
城而究之有累於民則原武之築城又烏可緩哉
然吾見今之爲令者矣其視官如傳舍者安於無
城一二城亦苟且塞責財傷期怠不勦終始畚鍤
偶興旋卽中輟又其甚者假托公事以自便其私

或任吏胥恣爲中飽孰有如吳侯之治原武以實
心行實政外嚴內輯其受職陳力咸足爲千萬年
之計者哉原武之封內無高山大阜而遠眺太行
近瞻廣武霞流虹偃賴此崇墉邑雖褊小而規模
宏遠亦可以雄視隣封矣藩籬固則物阜民安守
衛嚴則刑清政簡沿堤柳樹幾千萬株遶郭荷花
方三四里蓋入境而識紀綱之理過都而知保障
之功矣抑嘗聞之衆志成城蓋有無形之城而後
有有形之城子輿氏曰地利不如人和諒哉

原武縣開濬溝渠記

國令

吳文炳

婺源人

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達常以百里之官而創
千年之利考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

無不記之其縣之下蓋當時爲令者猶得用一方

之財興朞月之役也自以催科爲急而農功水道

有不暇講求者矣水日乾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

通或至水旱頻仍此顧寧人先生著日知錄一書

常論及此凡在司牧之官有志於興利除害者所

宜三復也原武瀕臨大河四境之內無支流水港

地多平行水難宣洩每當夏秋之際愁霖旬日積

水不流遂致泛溢田疇甚至沉浸廬舍

文所

既受

事蒿目傷心諮諏父老往來相度集議興修爰於

城南開濬溝渠一道西自王村至婁采店東接陽

武縣界止又於城北開濬溝渠一道西自張家庄

起東至婁采店止與城南之渠合流爲一渠深六

尺廣倍之自有此渠雖不能致畝金之潤亦庶幾

無潦水之災矣然以地皆沙土飄舉隨風又渠無

來源易於淤塞則後此疎濬之功非勤求民瘼者

所當時爲留意乎夫縣令爲民之父母而好惡必
準於民情利爲民好有利必興害爲民惡有害必
去從古史冊所書溝洫之開或以溉田或以轉粟
方今之世

聖君賢相軫念民艱大興水利

文所

之令於原武亦歷

有年溝渠之開初何足記所以記之者慮溝渠之
湮沒致陷溺於斯民念創始之艱難望率循於來
哲也

原武吳令開渠碑記

河北 道憲 胡振組

山陰 人

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謂後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者誣也孫叔敖決期思之水溉雩婁之野而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唐書稱同州刺史姜師度旣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當時詔書褒美謂其識洞於微智形未兆讀史至此亦可見率作興事之勤而授方任能之畧焉懷慶所屬七邑原武最小其地瘠而民貧自武陟之馬營口決而隣邦胥受其害原武無溝洫以洩水尤苦昏墊婺源吳

爲茂宰整綱肅紀百廢具興相地勢之所宜
順民情之所急循行阡陌審度源流南北溝渠後
先疏濬不妨民事不費民財惟侯之役民卽所以

利民而民之趨事自無不終事下令如流水而舉
重且成雲此工一成水不爲害沮洳之地可以耕
耘瀉鹵之區亦堪種植田租易辦則民不困於催
呼水潦無聞則民胥登於康保其利澤之溥又何
可量哉然而善作者必待善成偶淤而卽疏方不
致于湮沒此亦任事者與記事者之意也漢杜詩

修召信臣舊渠以溉民田當時百姓歌之曰前有
召父後有杜母史冊書之以爲美談侯之政成第
一無慚召父而吾尤願後之宰是邑者有如杜母
則原武之民其永無昏墊之憂矣是爲記

婁采店管河公署始末

明邑張祥
滎縣人

簿署設自縣治尙矣顧其職專治河每春秋防築
十九居外十一居內宵征露宿可息當事者念
之檄濱河村落勸公署得朝夕從事專且便前令
李以婁采店應議市場楊炳楊煉地二畝二分八毫

版築未舉而調汲予自庚寅春承蒞茲土相厥河
勢似婁采店偏東鄙不若移建王村便而業已定
于是鳩工庀材仍其地剏公署一區經始於九月
初旬落成於十月終旬凡兩越月而工竣基值材
餽率發自府帑民秋毫無與焉於乎河自孟門奔
突而東至梁澤而必復合原武值其下流地平土
疎潰決惟易當事者旣以事任官復爲官建署其
意甚深居是署者其務固爾隄防疏爾淤塞密爾
巡警庶可爲一時安流計乎而民與國胥賴之矣

忠愛堂記

明邑令 王士梅 武進人

縣治宅中有堂制由來舊矣寧惟退食於斯晨昏
憇息於斯而民莫國事實籌畫於斯則斯堂非不
事事也者原邑故有是堂奈弁中湫隘而基形前
後較東西隅窳下風生則塵滿室雨集則水盈堦
且歷年已久簷堵傾圮余憮然嘆曰奈何傳舍賦
而苦不蔽風雨乎先是謀更庀屬歲稔弗暇辛丑
春杪余入計還雖歷事將闋三載然竟不欲傳舍
賦而渝初志也儻緣此憚民實有不敢諸材具悉

取辦俸羨舊朽蠹者置弗用遂諏吉鳩工余爲相
方衝泉峻其甍而厚其址廣其楹而闢其垣絜曩
規制軒然迥別甫月餘告成余又憮然思曰得毋
崇侈觀而爲便逸卽安計耶惟是經國撫民於堂
是圖則居是堂而祈不愧於堂方且覩堂益凜凜
者政非事便逸卽安爲也故扁而題曰忠愛堂

科貢題名記

明邑
教諭徐慶雲 開化
人

士立百世之上而垂聲邁烈百世之下如將見之
有不朽之業焉道德也文章也功名也氣節也所

詣有不同要之不害其爲時乃惟侈其貴顯是市
傭之見也夫科貢以待士歷世之隆制也匪直貴
顯之貴有所建立也身往而名亦隨矣以言不朽
哉原武由婁貞公後五百餘年大文湮晦宋元斤
斤一二人豈十室忠信之謂意其有之民弗傳耳
國朝先後彬彬典型具在漫無記錄甚爲欠事夫
古今者時世之運也人才者山川之靈也宇宙間
萬形俱有敝惟名獨不朽百年鼎鼎草露颺輪樹
平生之業揚桑梓之光古今人豈有相遠耶原武

舊無誌記失今不理將來歲月寢深愈難採摭遂
謀諸縣大夫礪石垂久諸生觀法前修擇善而從
四者有一焉可以言不朽矣

普濟育嬰兩堂碑記

河東 王士俊 貴州
人

國家休養生息百年於茲矣重熙累洽百姓乂安
今上龍飛治愈求治興事考成所以念民依而求民莫
者未嘗一日不廛

宸衷也余奉 簡命節制河東仰承

聖天子德意竊以一夫不獲爲耻晝作夜思凡農田水

利苟可以禪吾民者莫不曲爲之謀豈能盡資於
解推哉要亦因其利而利之耳至於鰥寡孤獨及
遺棄嬰兒或已迫於桑榆或方脫於毛裏笑笑獨
立形影無依天實爲之豈自遺其戚與爰檄所司
建造普濟育嬰兩堂欲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長以
補造化之不足而邑文士大夫及父老子弟亦莫
不踴躍興起共襄厥成是可見秉懿之好根之於
天

聖朝之德化感人者深上有作而下必應也乙卯之春

原武吳令以普濟育嬰兩堂落成請記於予且謂
義田計若干畝頗稱充足無告之民大口日給米
一升小口減半每月予鹽菜錢百文朔日監發冬
夏畀以衣育嬰乳婦皆有月糧頗具條理予爲
嘉嘆久之夫西銘稱乾父坤母之義以爲博獨餘
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况奉

天子命守此土而治此民哉原雖小邑自馬營河決以
來民生日蹙至今未舒其哀矜惻怛視他邑當更
切其撫摩與味視他邑當更殷也且河南惟原武

一邑古多遷徙不遑寧居民患流移自春秋原國
卽苦兵革漢置原武以後或屬廣武或屬滎陽或
省入陽武或改隸鄭州未獲衽席之安况此筑獨
無告者歟今則由開封割入懷慶形勢旣便黑洋
磅礴於其北黃流綿亘於其中飲和食德黃髮垂
髻熙然自樂卽此四民之最窮而莫能自立者皆
不苦於啼饑號寒則天下之太平已久而我

皇上之德洋恩普固已窮天之垠無所不周也是不可
以不誌遂以其邑之樂捐姓氏及田畝邱段具勸

於碑陰

優恤火夫記

明山西太原府同知高自修 邑人

各街火夫本爲擊柝夜巡以備火災以防寇患百
凡他務無容紛擾焉者胡邇年以來溺於近便易
使而差遣益繁乃於防備外做工以之接遞以之
監衛上宿及出些須物料亦以之匪惟弊厥設派
初意而民苦實弗克堪幸際我賢明南郊孫侯以
湖廣應山人豪尹是邑下車甫基年以仁恕心行
仁恕政其他宿弊釐革雖多而於火夫差遣一節

尤弗堪其苦而汲汲欲革焉第因襲歲久難於竟
革遂令火夫李梅等以苦累狀懇於巡撫都憲張
公允其懇而批司司劄府府帖縣著議擬明白報
繳我侯卽以應革緣由議擬申報蒙批劄仰縣卽
將李梅等革去差遣做工上宿接遞等役其上城
坐舖仍舊應當以防火盜地方不致失事而差役
亦免苦累之難是革除者雖上司而所以革除者
則我侯議擬之力也議擬之力孰非本諸仁恕之
心哉以故保甲蔣居禮等深感釐革之政之善而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侯曼災沴復獨身中夜拱執名香十步一拜泣訴
諸神至誠感格假夢婁農曰吾神感汝印官之誠
已表上帝而賜之雨汝當報縣乃立壇嶽痛果不
逾四日而雨沛困者蘇散者還急耨千畝忙種多
田一十四里破鬱成權爰用選日捐俸飾像重薦
馨香鼓歌鼓鐘備物以將如此不惟人之福亦神
之光縉紳士庶僉謀登其事於縣誌監諸碑于東
方曰使後之長民者知雨且知禱也致仕訓導靈
寶張元亮爲之記

喜雨記

貢生 戚一變 邑人

雨何爲而云喜乎言同樂也喜何爲而有記乎志
不忘也不忘者何不始於喜而始於憂憂之至而
喜生此其所以不忘也故居上而臨下者微論君
四海君一郡君一邑類必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而樂粵考春秋傳如魯僖憂民之憂者也
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六月雨
而書辭煩不殺以著其勤魯文不憂民憂故但書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不書雨者非省文

也蓋以志其慢若我邑侯詹公以江右世科來蒞
茲主於今四載其憂國勤民勞心焦思殆無虛歲
念原比年不登天道驕陽自己巳秋徂庚午春夏
不雨二麥枯秋禾未布四封之內皆赤地戶口逃
亡者十二三流離瑣尾傷心慘目有痛書其告者
矣侯日率僚屬紳衿約胥等東祈岱宗西禱龍潭
遍詣南北壇壝漸幾百日烈焰不回侯憂益甚宵
旦靡寧中夜起坐獨身嘿祝拱執名香十步一拜
泣訴諸神如是者又數日忽有垢面蓬首狀若風

狂者竟至公庭自號雨師口稱吾奉上帝玉勅登壇一呼可遣六丁布五雷不移時而雨至侯驚訝之詰其名則東鄱野農婁姓也侯以爲民請命之故不責其言之誕姑如所云立壇岱廟齋戒越宿果不逾三日甘雨立沛四埜沾足於斯時也如醒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而見父兄困者以蘇病者以愈鬱者以舒遷者以歸黃童白叟丁男婦女舉手加額交口而稱頌者咸以爲天不終絕我原民久旱而賜之雨皆我邑侯積誠之

所致也婁農豈狂悖哉始假像而作之福耳於此
知民之憂侯憂之民之樂侯樂之所謂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非以是歟此其事何
可忘也爰載筆而爲之記

喜雨記

副榜

張燦然

邑人

原從已已以迄於今且庚午矣自春徂夏旱魃爲
虐邑中諸父老靡神不舉而如憐如焚者曾莫之
救也間嘗跋予一望山川滌滌矣而離離之禾黍
亦復渺靚焉當斯時也室如懸磬人艱於糴流亡

載道胡不相畏而憚大命之近止也雖然曷亦思
所當此而愉快者乎有覺德行神惠其寧我逝不
古處而憺不知其故輒欲肆之几筵而以于豆于
登者邀之多見其不知量已邑侯詹下車以來勞
心撫字積誠有素矣而一旦自擊於此其蒿目時
艱當倍於吾儕也故日率僚屬師生紳衿約胥竭
誠以祈手執明香矣而不惜過乎市十步一拜矣
而不思褻乎體中夜焚香泣訴諸天爲民請命矣
而不虞冒乎露此則憂民之憂不啻痲痺之在乃

躬也以視古之陳六事以引咎者無以異由是積誠潛通有野老婁姓者自述其歆枕間夢一士衣冠舉止殊不類世間人疾呼而告之曰吾感爾侯之心乎民而虔於禱也業已白上帝三日後必雨乃覺狎狂絮語乎里閭鄉人疑信者參半或直曰誕也屆期而陰雨四合不移時而雨霑足前日之山川滌滌者至此而秀色可觀矣禾黍黻觀者至此而青蔥可望矣由是穀價頗減稱貸亦便遂乃釀金饗帝斗酒相勞曰婁農之夢信然乎何應之

者如是其不爽也而抑非我侯之積誠感物不及
此侯之憂固倍於吾儕之憂也而侯之喜當倍於
吾儕之喜蓋吾儕之憂喜係一家之盛衰而侯之
憂喜係百里之怫愉也侯真所謂憂民之憂樂民
之樂而心誠求之者乎於是乎書

喜雨記

貢生
高遐鎮

邑人

天地陰陽之數關乎民生休戚之數者也我原自
己巳秋屆庚午夏陰陽之乖違極矣民將奚堪乃
忽爾雨降災消四楚騰懽非邑詹侯禱之之力能

至此耶夫侯之禱雨冠素食素中夜獨身冒露途
叩泣請諸神至誠感格其喜而記之者已不啻再
四予再贅不幾復乎雖然與情之欣慰易摹我侯
之精誠難闡且人知侯一旦之精誠而不知其積
之有素予用是念侯之勤督講約也已誠於化俗
崇捐義學也已誠於養正河夫已誠於招募而僉
派里甲之弊革饑饉已誠於煮賑而旱荒赤子之
生全他如課文勸農恤災沴緩催科已無非由誠
意而著爲美政噫嘻天下事誠而已矣侯之精誠

如是自格天有本而早爲天所降鑒之一人况值
驕陽禱則約已刻苦迥異尋常是憂國之誠日益
篤矣憫人之誠日益深矣天之鑒而格也有不如
響斯應哉天格而陰陽以和民生無虞是侯卽原
之一天也戴高焉履厚焉羣相忘於不識不知者
天之大也踴躍焉懽忭焉羣相舞蹈於恩斯動斯
者天之誠而能動也故就兩言雨而記之猶反覆
記之記云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此物此志也夫

禱雨文

邑令

吳文炳

婺源人

惟神功高保障德茂裁成一念之感通都昭靈應
四鄉之待澤專仰洪施雖宿麥連雲已將收穫而
秋禾長畝正在敦耕果蔬亦賴雨肥花木聽須土
潤萬家懇禱心香直達於天門五夜祈求手版
敬投於神座在天墜降惟神之呼感可通與
國咸休惟神之扶持自切况

聖主宵衣旰食念及民生在備官早作夜思勤求吏治
卽刑政不無愆失難於感召天和而神明自有
威靈要必矜憐民命與神共守茲土藉保惠於無

窮使民得遂其生知鑒觀之有赫驅除旱魃試聽
社鼓雷鳴洗滌塵氛祇看靈旗風動

又

窮黎所恃專在田疇旱魃爲災甚於水潦苗將立
槁憂深赤日之行天龍豈遁藏望斷黑雲之催雨
祇因亢旱鑷揆無功不似水鄉桔槔有用淪肌浹
髓只祈三尺之淋霖滌慮洗心彌覺十分之惕厲
連宵齋宿不敢怠荒各廟虔求亦殊激切流金鑠
石焦心真似火焚酌水獻花泥首專祈雨潤可勝

愧悚爲此告陳

又

窮則呼天敢憚再三之懇禱旱而祈雨專爲百萬
之生靈惟明神爲司水之神而原武實瀕河之邑
潛泉有礙水行有礙雲行蟠澤皆龍河潤無如而
潤况造物原無私覆而黎元大有隱憂栽種失時
豈情農之失業凶荒爲患乃旱魃之爲災鑠石流
金直恐苗將立槁衣珠炊玉還愁穀不順成當前
旣苦炎蒸向後還防疫癘下民環顧備官之寢食

不寧 上帝高居

聖主之敬誠可感雖官之失德何敢自寬而民之遭殃
更將誰告仰干 天聽再陳危急之詞徧布雨膏
速沛瀟淪之澤

又

惟神變化無方久叨利濟靈通有象專仰洪庥宿
麥登場比屋力欣豐稔秋禾被隴連阡正賴滋培
已是恒暘能無修省不因溽暑未免怨咨當午耘
鋤汗滴翻如雨下連朝步禱心焦真似火焚上官

羽檄星馳合邑之鼓鐘雷動億兆人之家室
命田疇五六月之黍苗資生雨澤枯槁有用不似
水鄉襁褓無功只因亢旱天如雨玉亦何補於民
生地若流金寧不爲於歲事占來易象翻怕密雲
咏到詩篇尤愁杲日况

聖主朝乾夕惕桑林之禱備竭敬誠卽小民明動晦休
草野之忱只圖飽暖雖司牧未能修德感召無由
而明神自必降靈鑒觀有赫伏願雲旗直上雨陣
斜飛氤氳洵是靈津沾洒罔非愷澤炎蒸盡滌疫

癘咸消巷舞塗聚民安物阜稜志而躬先祈禱已
至再三駢言之義取端莊仍題四六

又

惟神惠周四海厚澤涵濡默佑一方靈津變化當
此亢陽不雨將無萬口之怨咨恭惟健德如天特
有寸心以誠懇法遵繁露出步禱以戴星澤沛甘
霖仰沾濡於踐土庖厨淨洗葷氣不沾壇宇肅清
香煙直達仿于公之折獄酌量省刑感洛令之告
誠號呼引罪民生未遂愧吏治之多虧天聽雖高

仗神靈之降鑒早施法力力可回天大布慈恩恩
真淡地油然雲沛然雨苗之槁者以興怵於野慶
於庭農之憂者以樂民無疫癘物有滋生願彰如
響之靈式霑既沾之澤

得雨謝神疏

惟神照臨下土有感皆通於穆之中無求不給近
因亢旱實切焦勞專爲億萬之生靈不憚再三之
籲懇謹按春秋繁露戴星之禱惟寅仰邀晝夜甘
霖踐土之沾既渥並螟泉以通氣遙連山澤之雲

先鵲垤以呈祥，仰蓄溝渠之水。東阡西陌，苗之槁者以興。萬戶千邨，民之病者以起。瘠土有秋，成之望。慶合曾孫，窮簷無夜哭之聲。利沾寡婦，詣龍潭而洗首。實切歡忻，沐黍雨以洗心。彌深惕厲，恭申報賽。尙冀甘霽之頻，施肅布悃忱。惟望

昊天而降鑒

武縣志卷之九

藝文

重修東嶽廟記

明世宗 王士梅 武進人

粵自天地定位山澤通氣而山高惟嶽焉天以穹窿覆而嶽配之地以廣厚載而嶽體之嶽之爲神也靈矣哉惟嶽有五而東處其一東巡狩至於東嶽載在虞典大宗伯典其禮祀紀於周官自古聖帝哲王靡不燔柴以祀焉者縣治之東寨里村有東嶽廟其來舊矣獻歲迎春必自茲廟昉蓋以造

化發生出自東方而歲首迎之以受天地之生氣也歲久弗葺棟桷圯矣牆垣頽矣予小子來治是邑思一新之而未遑也鄉耆徐仲式等鳩合里社之衆聚資庀材創廟門而伉之撤殿宇而崇之雖匪飛甍嚙蝶綺望霞妍址猶仍舊宇則維新不煥然可以妥神靈而奉禩將耶大都建廟崇奉有大功德於民者則祀之卑其宮則褻非其鬼則諂巍巍東嶽是國家之鎮也制非隘而祀非淫也信非褻且諂已嗚呼岱山石立係國廢興則原民之祀

之也豈可苟焉已哉予因父老之請書而記之以俟後之君子擴而弘之者

立元觀記

明進士閻邦寧邑人副使

海內自兩京以下凡都邑城闈內外多建神祠以

爲依時節祝釐而祈其陰佑雖非國制要亦民情

之通乎上下古今者也原武東關外立元觀新成

生員高世航及族侄高枋高柳等拜懇紀其歲月

余喟然曰立元之神聖靈爽照耀今古衆知之矣

奚俟余言哉儲天精於八十一載發立機於五千

餘言東興孔子猶龍之嘆西感關尹紫氣之迎唐
室追封尊號配饗上帝歷代崇稱太清立列昊天

我朝凡大慶賀先期文武百官習儀於朝天宮中

如丹陛禮其歸仰之誠尊崇之典無以加矣今斯

觀也冀徧覆宇宙者庇下邑之闐闐殿陛警蹕者

臨土階之采椽配天面離者歆草野之駿奔恐或

褻乎余嘗仰遡聖心而知其不然矣經曰我有三

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慈則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不擇人而恩愛分於王

公蒸庶也故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是矣儉則如日月雨露之無所不宜不擇處而安何分於瓊宮土階也故

曰不見可欲不貴難得之貨見素抱朴處其實不處其華是矣不敢爲天下先則如元氣之流行無不包而無不入不待勢而尊何嫌於面離偏向也故曰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矣以是而推玄元之心則子育羣生者卽所以同流造化福祐下民卽所以翊贊國脉北

辰至尊豈以衆星之旋繞爲瀆天皇至貴豈以庶民之歸向爲褻而厭之乎原邑自斯以往豈但蘋蘩展敬蘭芷薦馨而已其精誠感格如百川之趨巨海如羽毛鱗介之從四靈不召而自集麾之而不去也神必有臨之在上清靜無爲之化默躋一方於仁壽之域亦神聖自然之靈貺也何也宇宙間惟此一氣一理而已故曰天地得一以清寧神得一以靈萬物得一以生聖人之言萬世豈能易哉斯役也蓋聞鄉先達累贈大夫高君諱自修者

始創是念長子典膳世霖并上舍張官獻其地次
子行太僕卿世雨總其務三子世鹽同鄉民王美
督其工惜未能就今季子生員世航並族姪枋與
柳考其成始於萬歷十三年迄二十一年告成呀
亦專且勤矣正殿凡三楹左右廊各三楹外門三
楹繞以周垣軒豁莊嚴咸慶一時之盛余重輿情
之公且虔謹爲記其歲月云

文昌祠碑記

明邑令張祥
潯縣人

文昌祠舊在明倫堂東嘉靖間司訓胡公廷瓚之

剏也規制狹隘歲深就圯予蒞政初謁廟而躬禮於斯因慨然進諸生曰若知剏祠意乎文昌本屬梓潼帝君蜀上直參宿有忠良孝謹之像其山高深秀鬱而水七曲實神明之所窟宅又斗魁爲文昌六府主實功進爵故掇科之士多謹事之又神爲張宿之精詩所稱張仲孝友是也胡公以教化陶多士復建此祠於學宮左俾春秋嘗焉得非神道設教遺意歟顧祠敝隘乃爾何以全所尊盍徙而新之諸生唯唯因出而謀之太學生董君尙仁

尚仁者胡公婿也聞議躍然喜曰是固吾舅氏未
竟意也茲欲新之予何辭卽捐貲買財卜文廟西
隙地諏日首事工巧力勤不越月而告成棟宇巋
然而象儼然東直與文貞祠相掩映不獨神明安
綏而於廟制規模亦宏敞可觀焉士與民咸稱曰
善嗚呼聖人之所以爲教學者之所以爲學忠與
孝也忠孝原於心而通於神明臣之事君與子之
事父惟求吾心期無愧於神明已爾是故心不合
於神明不足以語忠孝心不得於感觸不足以與

忠孝登斯祠也肅然而興忠孝之心也其無忘
祠與新祠之意哉而於學校作人之化無負矣

閻實口新修關帝廟落成碑記

明進士
副使

閻邦寧

邑人

海內自兩京而下雖百家之村莫不營神祠以爲
依有事則祈有慶則報非獨民情實古今之通典
也觀之大田良耜諸詩及國制不禁民間義社與
祀忠臣烈士者可明徵矣原武縣東北十餘里有
村初河流其北我閻氏祖諱實者肇家於此至今
呼閻實口云居人東西一百數里祈報無所鄉人

徐共由等共議建關王廟於村西辟地三畝起殿
三楹始事於嘉靖三十六年落成於嘉靖四十五
年六月不期而會者千人棟宇儀像煥然莊肅神
既妥其祀矣人有不蒙其休乎或曰關王起自蒲

解盛迹荆襄今方崇祀兩京王公所欽瓊宇所享
欲以村祀妥神不已褻乎予曰不然明神本天地
正氣流行宇內千古不磨要在衛國衛民而已觀
其志剪吳魏戮力終始忠義正直至今凜凜猶有
生氣其靈爽如日月何所不照恩澤如雨露何所

不沾况人神一氣一理流通無間叩之卽應豈以
人之崇卑宮之廣狹爲去就哉故易言禴祭愈於
殺牛齊戒可事上帝言貴誠而已或曰古祀義社
爲民之天在農今關王非義社也予曰民之亂起
於不平不平起於強凌弱衆暴寡智欺愚巧陷拙
故托神正直威靈所以佐明憲言察之不及而糾
民情之不平也鄉人輩能公平乃心正直如神則
掃地而祭神其格思矣不然吾懼神之吐之也敬

爲事神者致告云

重修善護寺記

明進士 閻邦寧 記
副使 閻邦寧 人

我太祖高皇帝龍潛皇覺踐祚之初首頒清教錄
有僧會之官銅章之賜所以處之者周矣我原武
縣治東有善護寺面深池而背喬林左郊垆而右
樓堞碧殿峻層泮唐冲霄朱門洞啟金像莊嚴壯
哉觀也每節且朝儀習於斯有司之送迎慶賀必
於斯鄉先生之登眺儒碩之文會與夫村童野叟
之游觀必於斯誠一方俱瞻之盛地也後殿建自
成化十九年經地震頗滲漏鄉民斬庭現周守田

高槐張汝榮等補修更增飾門欄金像煥然改觀

累拜記余曰此寺兩經河遷無唐宋石刻可考惟

塔建自崇寧四年既爲古迹又僧會上遵國制誠

不可廢然親見前後重修數十年相繼不息費幾

千金民力瘁矣鄉人之事佛亦虔矣但未知佛之

立教以淡泊持心以平等處事以慈悲濟時鄉人

誠體此三者卽善知識亦不失爲太平良民矣不

然雖竭西崑之玉以崇殿階空而滂之珠以飾纓

絡亦非如來之本意也昔張說之勅石玉泉劉禹

錫之記塔牛山二子文人無足異也白居易載石
壁之經顏真卿銘放生之池近日念菴荆川之題
咏天寧撰筆少林四公爲此必有意焉余業儒談
釋非敢佞也亦欲自附於諸公之後云

漢條侯周亞夫先塋記

明邑令張群鄆縣人

縣治東北七里許有古墓相傳西漢條侯周亞夫
墓云予謂亞夫距今千六百年有奇世代凡幾更
顧其人表表疑必有銘勒識不朽因集其土之黃
髮相與踪跡之無所得惟見周圍皆磚封蓋門大

可三十餘步堅固之作金鐵聲噫嘻此豈當世
離齷庸衆者歟即傳曰周亞夫其先卷人也考與
地志原本古卷衍地今其墓規模又若此予以所
見所聞度之豈其先塋耶余旣多條侯之功而於
邑其不終因茲有感不後置於懷也乃捐俸買地
十畝封樹之立石以志使能之弔古者或有所憑
云

婁貞公本傳碑記

明河南按察司僉事

韋商臣

長興人

南荅子按部原武也三月乃謁文廟廟左爲婁文

貞公祠見其垣墻傾圮庭宇湫隘且當時故實無
表章者顧謂縣令武君德智圖新之且礱石勒公
傳其上庶其子孫之秀出者邑子之待用者諸大
夫士之禮於其祠者觀其像想見其行履皆將有
所考法焉按公雅量雄才出入將相者三十年其
奉使吐蕃都督豐州臺輔之器唾面灑筆之行姑
未暇極論但在唐名公卿中似已不可多得而其
處狄梁公一事尤不可及焉夫自聖學不明人心
去古益遠忌之一字雖賢如梁公猶不能盡去而

公獨寂不爲動卒之梁公有盛德之感百世而下
聞其風者亦爲之興起古所謂休休有容殆其人
非耶是故奕葉相承子孫繫衍至於今不下千餘
口補弟子員者亦不下數十輩仁者有後古人之
言信而可徵矣昔房玄齡亦唐名相也遭不肖子
覆其家殆盡說者謂其少緇衣之德有遺憾焉予
嘗疑其言之似迂今於文貞之事不能不爲之深
信也嗚呼讀公傳者尙三復其處梁公之事哉

重修婁貞公祠堂記

明進士

閻邦寧

邑人

自有原邑以來鄉哲之載祀典者惟婁公一人詢
之則咸稱雅量爲甚或持戒弟自免之一語爲徵
夫雅量固非盛德者不能先生固盛德長厚之君
子乃其稱唐名三列青史而享世祀者徒以量而
已乎相繫天下之安危史定百年之邪正祀延萬
世之報饗果他無可述獨此一節可以見量遂盡
生平何以服當時誦後世乎僉憲韋公會樹之碑
並勒其本傳蓋亦後後人之未知公也余嘗詳考
唐史知其卓越當世者有四焉一稱公寬厚清慎

犯而不校又稱沉厚寬恕恭勤不怠觀其事汗君

無劓媚之行立亂朝無比黨之私一時相臣未見

端謹出公之右者雖梁公亦自嘆服吾未能窺其

際矣此其盛德之宏深者一也協恭以處同僚密

勿以進賢相便吐蕃而贊婆悅服臨白澗而入戰

入捷鎮河隴四十餘年而民賴安之此其才猷之

安壤者二也薦五龍以來日人知爲梁公也梁公

之挽周爲唐伊誰薦之乎始而論相不求人知旣

而見輕不以爲愠向非武氏臨朝之問終無以發

梁公盛德包容之嘆此其薦賢爲國不爲私則爲
唐不爲周明矣視秦誓容賢利國之臣何愧焉此
其臣節之忠貞者三也嘗時告密羅織之獄毒海
內天子且在房州宗藩及顧命元臣如無忌遂良
輩曾無一人得免者雖忠鯁昭昭如梁公亦繫獄
承反是實矣先生獨以沉厚寬恕卒脫其禍仲山
甫之明哲保身可無愧焉此其德祚之完美者四
也以是四者而稱名相傳青史以享世祀宜乎不
宜乎卒而謚之曰貞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名當

實矣祝史無愧詞矣柰何後人不稱其貞而稱其
量不重其四十年將相之勲而重戒弟之一語不
述其薦賢存唐之大節而述其憂亂遠禍之細謹
吾恐前哲之心不自於千載之上矣得非後生茲
土者之責乎先生子姓雲仍無慮千數列鄉校者
常十餘人天祚厚德有明徵矣今捐貲修祠者汝
蘭其諱者也汝蘭沉厚端謹有祖風其孫某某俱
庠之有文望者鼎新門堂凡九楹費將幾百金始
於十月初十日竣於十一月十五日懇求予言以

識落成予故原先生之可祀可法者以彰後進景
仰之準慎勿以雅量一節掩前哲云

左丞陳公墓表

并銘

元江浙行省

李术魯翀

謚文靖河

參知政事

南惠縣人

資政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左丞陳公大考中憲

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穎川郡伯加贈嘉議大

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進封穎川郡侯妣聶氏

以穎川郡君加郡夫人考大中大夫河南總管輕

車都尉穎川郡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

中書省參知政事武安軍追封穎川郡公妣李氏穎

川郡夫人公曰予祖若考蒙德九泉不刻貞石俾

繩繩來茲無所於忘則事君親也不盡子其爲我

銘之辨雅爲公知厚有年豈敢終辭叙曰公汴之

原武人世居德不耀公筮仕由河南河北道憲吏

貢京師元貞初辟掾督省大德三年秋七月授承

務郎工部員外郎俄進左司都事初公掾東曹以

詳敏預敷奏都事職益親成宗皇帝雅知其可用

勅中書省曰若等進奏政務恒與斯人俱而趨進

之公姿容白皙上目之曰察罕細立篤必闕赤國

言曰哲掾也恩獎如此由是歲扈蹕上都俄遷奉
訓大夫戶部郎中出爲河間府大名治中以善政
聞仁宗皇帝出震擢奉政大夫湖廣行省郎中著
嘉績進朝列大夫長幕江浙延祐二年春以朝散
大夫同僉徽政院事召起京闕居三年上聞善於
其職也特加大中大夫職仍舊秋拜吏部尙書明
年春以嘉議大夫參知中書英宗皇帝卽位中書
以舊臣奏拜湖廣行中書參知政事進中奉大夫
至治改元奉旨理鹽事海道南北還遷政江浙二

年冬十有一月被旨理市舶泉州還召爲集賢侍

讀學士泰定元年同知宣政院事進資善大夫二

年懇以疾辭制允歸汴秋七月拜四川行省左丞

堅外不起士論賢之天歷二年召食其俸之半尙

矣積善之慶祖宗之視子孫百世而一也溯而上

之有虞氏之苗裔周之世國陳以爲氏君上世爵

代不乏賢公之祖之考之積善其家雖不饗名當

年慶鍾於公綜練明果達於政務贊帷幄謀廟堂

粒方岳世之所稱名卿大夫公必在焉華穉異數

隆賁真漢赫然昭明若操符而逗契立表而召影
數必隨而理必至豈偶然哉尙書參政皆葬於原
武城南三里之原左丞名端字正卿參政公之長
子也次曰直曰瑞直穀熟巡檢瑞將仕佐郎汴梁管
民總管府經歷其諸孫士杞士檜士檢士楨士權
士楷士杞奉訓大夫唐州知州左丞勳業之詳太
史筆在故特舉其大都云銘曰大木百圍初於秋
臺涓涓其源浩浩其濤陳氏之先本於瀉汭有仍
渺綿或庶或位原武之族世晦其光乃暨今公家

望昭彰其初伊何奕奕政府入陪夔龍出亞方虎
廸公廼侯隆爵其親濟雨瑞露自葉流根洪河之
陰太行南俯松栢鬱蒼蔭此原土有拏其螭有窞
其龜相與終古訶護銘詩

陳左丞舊志僅存其名而家世政蹟無一傳者
閱通志選舉內陳端乃注爲偃城人而陵墓志
則又云端墓在原武縣因相與物色之去邑東
南三四里見石明器數事中有墓表碑僅露三尺
許而闕其上半文字斷續不可讀撰文者則爲

字木文靖公也方相顧徘徊於邑適有土人年
長者來前曰此碑上半在碑之陰吾輩少時及
見之近年乃爲風沙所壓求之誠易事乃歸謀
所以出之翌日有陳氏子來謁曰諸君子有意
先塋乎請得以歛鑿從事遂復至墓所掘地不
二尺得斷碑拂拭辨識文字與下半相符合而
此石遂爲完璧於是左丞公世德之寵榮子姓
之繁衍皆彰彰表著而所謂偃城人者果誤也

正宦業經濟不概見於史冊然字木文靖爲有

元名儒其所稱述當不誤其云世之兩名卿大夫公必在焉及以疾辭歸屢徵不起則其人品量之宏遠從可證矣

桑氏兩世貞節傳記

明色

王士梅

武進人

自古稱節婦者疇不求多於女中烈丈夫哉予以爲懣慨殺身者固難而冰霜兩世白首不渝者尤難嗟嗟節豈易言也者而胡乃於原之桑家婦見之夢陽之妻徐也而姑於桑綦之妻趙也而婦於桑咸未笄而嫁甫踰二十而夫夭數葢奇哉而贊

贊雙寡則凡爲婦人女子鮮克有卓然自豎者桑
家婦獨能婦姑相守訓子立名姑也守之五十一
年終矣婦也守之六十六年終矣昭哉天平殆鑒

其婦姑全節而特假之壽考以終者乎若桑氏婦
者志矢其美而泯其怨行高貞姬而永其年抑可
謂和鍾一門節超百世者矣萬歷六年間奉旨旌
獎而長民者以遞遷故卒使其湮沒無聞也予泚
任之六年亟爲建坊以表之此豈宇宙貞靈之氣
有待而發者耶予特傳而揚之以風原之爲女子

者

李公去思碑記

明進士
參政 胡希舜
邑人

此石爲邑令李侯立也侯直隸順德府南和縣人
諱起元以明萬歷丙戌進士筮仕原武時旱荒不
支已二年矣田間破屋壞垣旁移四散不成里城
市索寂官之密廩寄任空祿前令苦不堪侯來收
撫疲氓增飭弊政頗能安集丁亥歲不雨無稼秋
八月河決衝壞四望皆赤人相食鬻女貸婦無售
者童稚棄道而不育尙依侯爲寧撫臣錄最更符

奏留得報人人嗟愕謂奪所天投牒撫臣抗
以固河防遂免浸洳之患覲德清米散賑平糶沿
村卽附近徧設飯廠煮粥分給躬率屬僚晨出暮
返賴之而生活者幾萬口戊子瘴疫暴發戶口損
半聚藥料選醫責令徧治之誓神泣禱願以身代
百姓苦已丑仍大旱百計告虔殊無驗曰此或頻
年凶殍積憤爲厲上千天和宜通之因事於厲壇
痛自修責讀告未終而天雨應候同官訝其異秋

蝗野祭不三日卽殂殭一誠感格類如此省災重
臣冠蓋相屬而倉卒立辦大窘之會曾不見其難

調停料理過人甚遠後先泄政凡四年百憂叢萃

一刻無暇上諭國賦之急而下恤窮黎之隱備歷

疾疚躬先蔬素而官口僅僅不至饑古稱良牧亦

不多得也按該撫按科部薦剡一十二上天子悉

其忠勤無二馳旌報禮嗣於衛輝府增建二藩汲

實首邑也慎簡善令資其弘禪知侯名在先特旨

改命原武循例借殉不報遂往焉去之日四民涕

洩不舍婦子窺於內戶嗚咽成聲老弱伏道號應
城墅間願屬籍從之爲治撮大體一覽卽徹不煩
勾稽不置供牘訟平卽散事後無文廳花盈砌而

簾房寂寂然塵案待署而已他如復郊壇以崇祖
制剪方萌以彌草竊浚城隍以固封守甘課殿以
寬饑氓興學課農恤老慈幼抑強扶弱振新剔蠹
事事有程採風者所不遺也因勒石以示勸首其
事者孟仲等慕義齊力若干人俱附於末以見公
論所屬秉彛在人昭乎不容泯焉者

邑侯張公去思碑記

援任復泰邑貢人

夫凡有司之賢否民情之德怨總不與其當官之日也惟於去官之後而始有以備見蓋當官則威權在握操縱自如民有心非而巷議者矣惟去官則政事以久而始見公論以久而愈定加之以後來者仁暴攸分寬猛失宜乃迴思向者侯之登我元元於春臺貽我婦子於康樂也邑侯張老父師天姿聰穎甫弱冠成名進士於開國之始除授原令原城經殘破之後烽火方息黨孽猶存負燭之

其惡復熾也俟一下車目擊心傷者久之務從
大之典與民更始化盜爲民人爭誦爲龔渤海焉
然流亡雖稍安集野多石田民將歎艱食矣俟則
下勸墾之令輕賦稅減徭役徵收以十分爲率月
完一分不事桁楊上足國舉而下不病也至於聽
斷詞訟曲直立斷罪贖緹囊概弗取此猶曰一廉
吏之能也若所學則原本經術日討原士之傑出
者加考課由是家絃戶誦敦詩說禮彬彬成文治
風又以彈丸小邑逼近河干蹂躪之害民胥苦之

侯爲力懇上臺開絕渡口一方之民實受其福要
皆準爲國之實心布愛民之實政宜原之謳思不
已勒諸石以垂不朽云

大中丞張夫子前邑侯婁采店祠堂碑記

明進士
盧鏞
陽武人

卷東垂有市廛爲酒墟估肆烟火數百家聚族而
居者十九婁貞公後裔緣爲公生長湯沐地故名
婁采店云乙酉夫子來鎔邑得招流民勸墾荒頻
泄止焉又數數受事上臺單車走祀梁亭

其中徘徊瞻顧意甚樂之癸卯夫子以三秦大中

丞左官入閩却望卷爲并州焉道經斯地鑄亦匹

馬西迎紫氣於此會卷諸白髮青衿數百人携酒

醪麥飯追餞也夫子飲酒高囑指示太行來龍疊

疊不休卷父老子弟方日夜望夫子建牙吹角於

西河而鑄私心亦謂執經函丈載酒問奇字如當

年事不圖有騎箕天上之訃卷父老罷市巷哭久

之曰昔之人不云乎百年後魂魄猶應戀此吾輩

茅築數椽於此店歲時伏臘封羊爇香火匍匐祠

內而詩禮儒士及更老得以時飲射讀法以教後
生小子如我侯昔年南面而臨也於是匠執斧斤
陶人獻埴瓦田夫輦服車牽牛挽運羣材一二有
力家則執豕於牢酌之用匏以勞轉移工作者爲
堂三楹丹髹畫壁棲祐於中央周障崇垣樹以土
所宜之材而祠成矣父老復曰祠成矣神道不闕
龕門晝閉磬管鐘鼓寂無聲其何以妥我侯之靈
乎議延浮屠氏之有行誼清規者居守焉羣推僧
三祇爲緇衣白足公亟延請三祇携其衣鉢經卷

來王焚掃諸祠事之草畧永備者三祇募財營畫
經營補葺之乃以長至日謁予第令誌祠之緣起
歲月焉予謂南豐辦香此執經者責也嫌其出自
門牆之士未敢發端爲嚆矢嘉諸父老之能寫我
心又喜僧三祇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也矧日者正
與諸子衿經始崇祀名宦事俎豆宮牆煌煌巨典
此祠實始基之矣七尺蟲虻予何辭然夫子之封
事列史傳懿行勒家乘而巡方而撫軍地方諸大
政又羅列於去思之碑與賢士大夫之歌頌鑄概

屏去不剽第在祠言祠僅臚卷父老之不謀同及
弟子百工之不日成者鑿諸麗牲之石

重修邑侯張公祠疏引

拔薛 昭邑
貢人

召伯化宣菱舍其棠勿翦羊公仁孚峴山淚碑永
存凡茲去後之思端有生前之愛原武迓旭門東
舊有邑侯張公一祠溯其草創在公解組淮上之
時圯而重修係公華表鶴歸之後按名宦志公諱
椿字伯行山右陽城籍景晉陝西開府幼掇甲科
初筮斗邑綏兵燹凋瘵子遺撫字費盡心勞布

朝鼎興弘恩安集俾復元氣惠流葑屋懽忻廉叔之
來績奏楓宸高陞神君之去於是扳轅垂涕因而
尸祝具瞻入廟焚香趨走河干父老登堂拜舞喜
生桑下兒童伏臘之社鼓齊喧縹緲之篆烟不斷
鳴榘四載俎豆千秋以古擬今又奚所愧無何原
民不造陡遭馬營口開百里內之洪濤變成滄海
六十年之水劫浪泛桃花不惟漂蕩田廬眼見陸
沉木主祠宇傾矣化成河伯之宮丹楹巍然沒入
陽侯之宅豈溺由於已躬露處而猶覺未安抑靈

陟於天撤香火以代爲請命飛沙蔓草神無所依
春露秋霜禮因不舉值糶穀賣絲之日在公諒不
重擾子民屬服疇食德之倫於心何忍恣視父母
過墟出此臨祀攢眉倘不爲肯堂肯構之謀難以
慰朱邑桐鄉之願伏望築土編茅聊成卑陋之棲
片瓦尺椽用酬高厚之報庶卷城之古道未泯而
循良之妥侑如新矣

種樹說

管河
道 俞 森
杭州人

余聞之百歲樹德十歲樹木故安邑千樹棗燕秦

千樹粟涓川千畝竹雖無祿秩之奉爵邑之久其人皆與千戶侯等今豫州歷經闖賊焚掠百姓慘戮無遺人稀土曠雖翦翳成林之處不可謂無然極目平原一望無際徃徃而是也常召土人而問之椅桐梓漆無不具也桑柘榛栗無不宜也棗二

歲而實五歲而得一石柿五歲而實十歲而得三石榆莢一歲而盈丈柳枝五歲而合圍土壤之沃如此是此地樹木之效尙不須十年也乃熟察四鄰家無儲積室鮮完廬年豐雖粒米狼戾而僅饜

糟糠年饑則口腹不充而剽掠四起豈此邦之民

盡屬蚩蚩抑有司無以導之也余嘗計種樹之效

其利有八上之人不肯盡心者其弊有三下之人

相視不前者其源有二也何謂八利一畝之地樹

穀得二石止矣一畝之地而樹木且十百計矣大

百之所入不數十石乎其利一也歲有水旱菽麥

易傷榛栗棗柿不俱殘也年豐而販易歲凶則療

饑其利二也貧人無薪至拾馬糞掘草根種樹則

落其實而取其材何憂無樵蘇之具其利三也

屋無木以土墜爲屋基上覆草泥以蔽風雨天雨稍久比屋皆頽率多露處種樹則上之可以建樓居下亦不至同土偶其利四也樹少則無器具生

無以爲日用死無以爲棺槨種樹則材木不可勝用其利五也豫土不堅瀕河善潰轉徙數里習以爲常若沿河栽柳則樹成行修竹茂林所在都是則根株糾結已無隳地堪根牢固何處可衝其利六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三代之時齊魯三晉之區無處不有也故宅不毛者有里布今皆移之吳

越余觀汴梁四野之桑高大沃若吳越遠不逮也
若比戶皆桑大講蠶務可兼吳越之利復三古之
風其利七也五行之用不對不生今兩河南北樹
木稀少木不尅土土性輕颺盡成砂礫人物粗猛
日遠雅馴若樹木繁多則土不飛騰人還秀飭其
利八也有此八利而上下恬熙玩日愒月則三弊
不除而二源不擴也何謂三弊不除土仁人以簿
書期會之不遑而視官府如傳舍常恐因所緩而
輟所急一也貪婪者每借事而生端謹慎者恐因

端而起囊長胥吏之作奸慮稽核之紛擾苟延歲

月襲故安常二也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戴星

出入未蒙章甫之歌盡瘁鞠躬先致靡喪之謗三

也至於在下之人或有廣種之舉工師求大木通

園皆無而一家獨有此禍之媒也一也鄒佑盡蓬

蒿而果實離離雖折柳樊圃亦衆射之的矣二也

則其事不得不顧慮而中止此所謂二源不擴也

此非上之人不顧二弊擴清二源則利不可得也

其擴清二源奈何使下之人不畏禍之獨鍾無所

顧慮而已矣一里之內而種樹者止一家則利少而害多不得不顧慮也一邑之內而種樹者止一里亦利少而害多不得不顧慮也若盡一邑而悉種焉則利廣矣盡一郡而悉種焉則利更廣矣閭省而悉種焉則其爲利尤廣而不可量矣而何慮禍之獨鍾乎閭省者一邑之積也夫地道敏樹無不可種而最易者無如棗柿榆柳樹宜於冬月棗柿與榆宜於三春棗柿之實可以備荒榆柳之木可以造屋枝條可以供薪使衆邑之中各有賢

令長下一令曰戶無分上下一家種棗三十株

三十株榆柳各百株能逾格多種及廣栽一切雜樹者旌之不如令者罰無赦則三年之後人不告

荒十年之後戶皆寧處八利將無不見矣或曰種

樹之事在邑長子之言善矣其如三弊何余曰邑

長之責莫難於考成民富則考成無憂民貧則雖

勤無補種樹富民之策簿書期會之源不應置也

以民所不習見之事而動衆則衆生而民擾種樹

之利人所深知何起難之有所慮者但申文告而

不加稽察其弊徒文具無利濟之實耳昔張全義
之尹河南也時類經喪亂戶口凋殘全義帥麾下
百餘人招懷流散勸以樹藝刑寬政簡歸者如市
出見田疇場圃美好者招其主人勞以酒食地土
荒穢者集衆杖之有蠶麥善收者親至其家呼其
老幼賜以茶繇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獨見
嘉麥良蠶乃喜耳由是比戶豐實水旱無饑百姓
思之立廟以祀余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慨然神往
今天下方太平人民雖少不至如全義之世凡爲

邑長者下令之後畧如張公巡行郊野則人人警
動毋敢荒怠矣有何始之難慮而有麤裘之謗乎
夫身居民上亦非偶然原所從來皆祖宗積德所
致語曰樹德莫如滋使數十百年之後諸父老食
以得飽居以得安指此參天蔽日者以告子孫曾
元曰某樹某樹皆某令君之所視其灌溉者也某
樹某樹皆某令君之所深加贊嘆者也其德不已
滋乎余本欲具文移申條約以行屬邑深恐徒取
遵依無補於事還念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豈敢輕

量天下士乎故詳具委曲申告諸公夫登高之呼
反掌之易莫如斯舉吾願爲民父母者不以余言
爲迂爲投袂而起矣

種樹之法必須與穿井並行因北方水利不如
江南若灌溉艱難樹不能全活也先輩程明道
于忠肅慤慤穿井極是此間良法余因附見區
田法中尙未之及也

自記

俞公字存齋浙之錢塘人康熙年間曾任河南
通省管河道有種樹說一篇委曲詳盡可以遵

行文苑 忝任原陵勸民種植行之已有成茲

惟邨邨花柳披拂春風如松栢榆槐以及桃李

棗梨之屬老幹扶疎長條葢茂枝枝結子葉葉

添薪落其實而取其材有不可勝用者矣俞公

勸民種樹且以開井爲先務躡而行之推而廣

之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也哉

文苑識

官樹篇

茂材沈維材海寧人

古者列樹以表道道有夾溝以通水潦凡官道之
旁必皆種樹以記里而蔭行旅是以南國之棠召

伯所芟周道之杜君子來遊固已宣美風謡流膏
奕葉矣嘗考子路治蒲樹木甚茂子產相鄭桃李
垂街下至隨唐之代而垂楊官柳亦多見之詩篇
後周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
堠經雨頽毀每須修治自孝寬臨州乃令部內當
堠處植槐樹代之旣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
帝後問知之曰豈特一州當爾當令天下同之於
是命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
五樹焉蓋人存政舉其效如此自政廢法弛任人

斫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無勿剪之思民儻
侯旬之芘矣在昔河道俞公森曾有種樹之說頒
行郡邑而遵而行之者不多概見也原武大尹婺
源吳君安靜無華而廉潔有守下車之初興利除
弊久於其任政通人和修葺學宮繕完城郭凡有
禪於都人士者罔不舉行而邑治之東西夾路柳
陰幾數十里徃來行人受其芘蔭蓋十餘年於茲
矣曉風殘月暮靄輕烟鶯囀鴉棲可歌可畫翠光
綠意固足宜人乃至赤日停天紅埃匝地炎蒸酷

烈汗雨沾濡毛髮欲焦肌膚如灼暑暘之中人人
將立槁而高柳垂蔭招風障日過其下者如遊碧
玉洞中盡掃煩熯別爲清涼世界氣得以蘇而力
不至於重困所以休養而安全之者洵無異拔諸
塗炭之中也則君之樹樹以樹德豈淺鮮哉乾隆
十年三月余自任城至武陟道所由經停車憩息
喜而識之若君之德政自有口碑又無俟余稱說
爲也

改驛揭帖

明解
元 王玉鉉 修武

懷慶驛路自河陽驛至單懷驛七十里單懷驛至
寧郭驛六十里寧郭驛至修武五十里修武至獲
嘉五十里大約河陽至獲嘉由今路二百三十里
而遙諺所謂弓背也河陽至溫縣五十里溫縣至
武陟六十里而近武陟至獲嘉六十里而近大約
河陽至獲嘉由南路一百七十里而近諺所謂弓
弦也又秋雨霖潦崇義至懷慶渠水多溢懷慶至
獲嘉山水多集若河陽自溫武至獲嘉則水歸黃
河路乾多沙是由今路遠六十里路泥而常水難

行由南路近六十里路沙而常乾可行也至與父

老議河陽而東於溫縣置驛省覃懷驛所並官吏

而以原驛所銀十分之四貼溫縣曰溫縣而東於

武陟置驛省寧郭驛所並官吏歸武陟武陟而東

竟至獲嘉省修武驛所並官吏而以原驛所銀十

分之四亦貼溫縣省五驛爲四驛省二百三十里

爲一百七十里王以爲有數便焉或曰溫縣得無

不便乎曰溫縣亦便也何也驛在丁五年前民以

爲利爲過客少而工食多也其後過客漸多工食

漸少民以爲害今覃懷移四千兩以貼溫修武移
三千兩以貼溫則過客雖多工食亦不少溫之民
且以爲利而何害之有夫由今路而行如此之不
便由南路而行如此之便而每安焉不改者何也
事初或起於匆劇而人情每狃於積習也然玉歷
考古昔則南路之行又非自今日而始者書曰覃
懷底績舊覃懷在武陟縣張村正南路所由故城
猶在謂之覃平廣可知底績於此開道於此可知
至晉文之霸東諸侯會焉曰會於溫盟於踐土皆

温路也晉悼之邲東諸侯赴焉曰會於溴梁會於邢邱溴梁今沉河邢邱今平臯亦温路也漢高帝宿小修武小修武卽今宣陽驛亦武陟往獲嘉之路也况宣陽無驛而以驛名其爲古驛可知也惟武王伐商由邢邱出北路如造甲店承恩鎮待王鎮以至修武說苑所載歷歷可考乃在今路之北蓋過邢邱而北依山傍險而行如孔明出師五丈原程子以爲高臨卑真用兵之處也故武德鎮武陟原武陽武五屯之四在南獨修武一屯在北而

帥出其間可見古昔原由南道不知改自何時而
據今則從南道之便夫人而知之也昔人曰非常
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又曰有非
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
常之功三驛之改謂之非常事不可然以二百五
十年之路而改之一旦謂之常事亦不可故以語
常人有捲舌而不敢議耳愚嘗見爲民之事則喜
事風生者反袖手不出而愷悌廉平之長每直前
而勇往何也爲民之心切而圖民之便者急也今

爲國爲民千載一時鄉邦之人不知則可知而不
言於吾鄉爲不仁於吾君吾父爲不忠玉也不掩
草茅一得之愚輒自陳焉惟老公祖超然玄覽豁
然大觀深計而獨斷熟察而致行軍國幸甚過客
幸甚一郡之官民幸甚

王君修武人明萬歷丙午解元具經濟才於彙
梓之邦每多條議有止臨德二倉本邑揭帖及
改驛之議謂盟於踐土爲溫路又云武德鎮世
涉原武陽武五屯之四在南獨修武一屯在

其知古知今可稱博綜附入志中非濫也

文炳識

河神謝公傳

官邵遠平人

仁和

神姓謝名緒杭產也墓在錢塘縣北七十里孝女鄉凡五葬三世皆為神祖淮浙提舉達封廣應侯父進士司徒公仲武伯孟英叔季畧當宋世皆顯靈以衛南都福鄉里屢受封勅司徒公生四子紀綱統緒神居李髻齡時浴於溪見光明大珠方摩挲間輒與雲震電有神龍揚鬚來攫奪神視若蟻蛭終掣得之而出稍長更折節就學建望雲亭於

祖塋側讀書其中本理宗謝后從姪不欲由外戚
進澹於榮祿性剛決遇不平事慷慨持正或怒髮
裂眦時值饑饉散錢穀賑人絕無德色咸淳十年
秋大霖雨天目山崩知宋祚將亡俯仰時政益深
憤鬱元師入臨安挾帝北行宮嬪朝臣無不隨從
太皇太后謝氏雖病甚亦不得留神大痛泣賦詩
二章赴茗水而死死之時水忽湧高丈許狀若龍
闕尸逆流上經旬不仆遠近咸駭以爲神塋於孝
女鄉金龍山之陽累著靈異元至正廿六年明將

傅友德與元兵大戰於呂梁元順流合擊友德勢
不支忽黃河水逆流而上兵士皆見金甲神行空
橫槊刺元將於河下夜示夢友德自稱錢塘謝四
季才事聞明太祖親製詞贊號四大王立廟祀擁
護漕河販商糧艘每遇至傳語有求輒應拔之淤
泥壅塞之中脫於風濤覆沒之內惟神是賴合手
稱金龍四大王云

癸卯八月余奉憲委往勘原武水災偕邑侯嘉
興嚴公徧歷大堤南北地當馬營決口之衝土

田房產半逐波流及水涸淤凝一望盡屬平沙
祇見數處危樓晨星落落屹立沙際四顧一無
繚垣求入其門茫然無隙河患幾於斯爲極城
西孟家庄有大王廟堤上顧已湫溢傾畝觀
瞻弗稱嚴公方有事於堤思神莫安河瀆濟萬
姓而維漕運厥功良偉况近日沁黃屢決民幾
爲魚其藉神可護以捍禦狂瀾者迫切更百倍
於曩時嚴公乃捐資鳩工加築臺基旣廣且厚
崇庭殿以妥神大門廡以肅觀廟貌巍峩丹碧

重煥余莫知神所從來摹讀舊碑云道經稱神
爲禹王第四子生而靈異能馴龍天帝遂命爲
河伯言似不經未敢遽信問之嚴公亦未考迨
事竣回署檢得邵戒三先生作始曉然於神之
初終諒非無所根據而云然跡其生平之忠義
英武沒後之誅暴扶危真性千古不磨廟號宜
垂百禩余塵軼俗吏愧不能竭蹶從事少效勳
贊於嚴公竊喜嚴公爲治洞達體要修葺勤虔
遂致神人和洽濤浪寧恬特書邵作以貽之其

或勒之貞珉以留後余他日倘得復過廣陵瞻
新廟之下仰聲靈之赫濯咀詞賦之琳瑯低徊
而不忍去亦得怡情竦志以樂觀其盛焉

汲黯
令南

義高
謹識

書程明道先生行狀後

宋進士
尚書

邢

恕

邑人

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恕
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
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
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蒸始恍然自失

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而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先生爲澶州幕官歲餘罷歸恕後過澶州問村民莫不稱先生咨嗟歎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爲郡僚佐又止歲餘而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歎其賢使先生爲一郡又何如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何如哉旣不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祿仕於筦庫以爲養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冲融而必合乎規矩準繩蓋真顏氏

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
之區藪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
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遊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
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
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歛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
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今皇帝卽位太皇
太后同聽斷凡政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復起司馬
公君實以爲門下侍郎用呂公晦叔爲尙書左丞
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執政日須其來將大用之

訃至京師諸公人人歎嗟爲朝廷惜士大夫下至
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弔以爲哲人云亡也嗚呼
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國十有七年今太后
制政下令不出房闥天下固已宴然方大講求政
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
生之才大小左右內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
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繼
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固已
默而識之至於興造廢棄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

兵戰陳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敵國情狀
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要
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
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誡其萬一又
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和叔此文伊川先生稱其有補於行狀之所不
及恕可謂知所尊崇矣而晚年舉措乖張見之
國史者乃深爲士林所鄙惜哉及考伊維淵源

錄見謝上蔡問伊川先生云邢七久從先生想

都無知識後來極狠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此也嗚呼一念利欲之心遂成燎原之勢見棄當時遺羞後世其亦可畏也哉

邵康節先生伊川擊壤集後序

朱尚書

邢

恕

邑人

聖人不作而士溺於成俗忽不自知日入於卑近有能奮然拔起追古人於數千百年之上獨與之爲徒者傳所謂豪傑之士康節先生是已先生之學以先天地爲宗以皇極經世爲業揭而爲圖萃

而成書其論世尚友乃直以堯舜之事而爲之師
其發爲文章者蓋特先生之遺餘至其形於詠歌
聲而成詩者則又其文章之餘皆德人之言鬱於
中而著於外故其所摭者近而所託者遠爲體小
而推類大其始感發於性情之間乃若自幸生天下
無事饑而食寒而衣不知帝力之何有於我陶然
有以自樂而其極乃斲身於堯舜之民而寄意於
唐虞之際此先生所以自名其集曰擊壤也余嘗
讀阮籍胸襟詩愛其平易渾厚氣全而致遠二人

之學固非先生比然皆志趣高邈不爲時俗所汨
沒事物所侵亂其胸中所守者完且固則其爲詩
不煩於繩削而自工又况於正聲大雅之什不爲

陶阮者乎先生其狀退然其氣和與人不爲岸異
初若可親旣而莫不起敬終以屈服豈所謂德全
之人哉其詩如璞玉如良全温粹精明畧不見其
廉隅鋒穎如其爲人渾渾浩浩簡易皎直薰蒸太
和不名一體足以想見乎其堯舜之時其行已立
言若使遭遇其時擴發其蘊則雖致其君爲堯舜

疑不難而道不小行人不易知故華門環堵卒老
於伊洛之間而行誼信天下名聲動京師朝廷始
以爲詩將作盟主簿旣又爲潁州團練推官而以
疾辭不起已而道益尊稱益顯賢士大夫往來過
者必造其廬居守河南尹而下莫不親禮之願見
其顏色聆其語言四方英才好學之士皆願質疑
請益而受業焉其歿也守臣以爲言詔贈秘書省
著作郎加贈粟帛久之韓獻肅公守洛又爲之請
謚於朝奏下太常賜謚康節蓋自本朝有天下百

四十年間隱逸處士名行始卒完具無玷缺而朝廷旌命及存歿賻恤贈謚無一或闕愈久而愈光者先生一人而已恕嘗從先生學而奉親從仕南北未之卒業然於讀其文章而次第其本末則或能之其子伯溫哀歎先生之詩凡若干篇先生固嘗自爲序矣屬恕以系其後義可辭乎元祐六年辛未夏六月甲子十有三日原武門人邢恕序

江北七子詩選序

選人謝廷聘

嘉魚人

頃吾友雲田李子選江北七子詩藏板雨花臺畔

一時膾炙海內未幾雲田入都不戒於火板遂燬
廷聘於癸丑謁選至京則長安諸名公鉅卿相見
輒詢是書會友人潘子木仲筮令原武龍子需五
筮令武陟余需次南歸遂借室原署原固河之北
距長垣僅二由旬因走晤吾師雪嵐郃公廚間得
觀舊編因取七公前後諸集再加更定潘子龍子
讀而善之各斥清俸刻於大眾集旣成廷聘作而
嘆曰美哉雍雍乎是詩也沉而雄壯而偉氣大而
彌厚學博而愈醇才斂而益老詞練而返樸令讀

者蹙然以喜穆然以遠畢然若有所思噫此非七
先生之詩而唐人之詩也邇來作者紛如淫哇迭
奏非叫號而怒張則萎爾而不振懦夫爲壯士指
冠嫖母學美人躡齒中處於齷而外示其有餘讀
先生詩可以知返矣陳隋之靡唐沈宋諸公起而
振之宋元之衰明何李諸公起而振之明啟正間
無詩矣今七先生起而振之衆山培塿乃見泰嶽
亂流洄湫乃見黃河七先生有心救弊而出於是

乎抑

興輒風會所至有不期然而然者與掃蕪音而追正
始舍此何適矣余故敢僭爲論次以行用彰

昭代風雅之盛得廁名以傳余小子有厚幸焉其體
裁一遵雲田前刻舊式不敢妄有改步也

江北七子者萊陽宋荔裳瑯益都趙韞退進美
長垣邵雪嵐煥元遵化周伯衡體觀永年申胤
盟涵光鄧州彭禹峰而述陽武趙錦帆賓也諸
公淵才博識掉鞅詞壇力挽頽風還諸正始嘉
魚謝嘉賓以潘君木仲筮仕原武偕至原署遂

走長垣求得殘編重加更定而潘君實分清俸
刻於大梁潘君之耽嗜風雅意當時著作必多
而舊志缺而不載良可慨已沈子樛莊以七子

詩示余因錄此序重七子並重潘君也

文所識

原武吳侯德政碑記

河北道憲胡振組人

原武舊志附錄

本朝雍正初年改隸懷慶地小而民貧自河決以來
益苦昏墊治之非其人則民生日蹙其焉有寧宇
新安吳侯以鄉進士教習

內廷簡選知縣試吏河南由汜水調任原武甫下車
拊循噢咻以慈惠之政治之元氣旣復則整綱飭
紀乃修城垣治橋道築堤以防水積粟以備荒勸
民種樹以儲材木創造養濟之院育嬰之堂以濟
窮民之無告者尤留意學校殿堂門廡締構一新
能得民心而用民力又不獨士歌於庠而民亦咸
歌於野矣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豈以強教之
弟以悅安之德化行而風俗美侯之政績路有口
碑而余徃來河畔知之最深爲文記之亦以風示

有位也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歐陽修補遺

君諱谷字應之世爲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仕父炳爲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爲原武人也君舉進士及第爲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叅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君爲人剛介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其爲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

在一府其所與游雖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
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年尙少獨苦羸病肺吐血
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
愛而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耶雖他人視君亦若
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
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九而君癯然唾
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羸而力自爲
善居官爲吏未嘗廢學問多爲賢士大夫所知乃
知夫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能生雖

速長短相去幾何而強者不自勉或死而泯
滅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于後世君其是
已君嘗謂予曰吾且暮人耳無所取於世也尙何
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於親者薄若幸得
不死而官登於朝冀竊國家褒贈之寵以榮其親
然後歸病於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於原
武以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爲名公卿所薦乃遷著
作爲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母朱氏京兆縣太君
於是遂致仕歸於原武營其德政鄉之張固村原

將葬其親卜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某日從葬於原上予與君遊久記共昔所謂予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三月七日歐陽修撰

歐陽修

禮道

傳曰名以制義謂乎名之必可言也世之士君子名而無所言則不能稱述以見乎遠余友河南

名谷字仲容谷之爲義窪而不盈動而
能應湛然而深有似乎賢人君子之德其所謂名
而可言者也然嘗竊謂仲容之字不足以表其所
以名之之義大凡物以至虛而爲用者有三其體
殊焉有虛其形而能受者器之方圓是也然受則
有量故多盈溢敗覆之過有虛其中而能鳴乎外
者鐘鼓是也然鳴必假物故須篋簾考擊之設有
虛其體而能應物者空谷是也然應必有待故常
自然以至靜接物而無窮士之以是爲其名則君

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字曰應之蓋容以言其虛
之狀不若應以體乎容之德也君早以孝廉文藝
考行於鄉里薦之於有司而又試其用於春官者
之選深中隱厚學優道充其有以應乎物矣然今
方爲小官主簿書其所應者近而小誠未能有以
發其聲也余知夫虛以待之則物之來者益廣響
之應者益遠可涯也哉余與君同以進士登於科
又同爲吏於此群居肩隨宴閑相與得以字而相
呼故於是不能讓而默也敢爲序以易之

泉志卷之十

藝文詩賦

將歸河北留別邵康節先生

宋尚書邢恕邑人

先生抱道隱墻東
心迹兼忘出處通
圯下每慚知孺子
牀前曾憶拜龐公
已將目擊存微妙
直把神交寄始終
此日離違限南北
蕭蕭班馬正依風

秋風三疊

邢居實邑人

秋風夕起兮白露爲霜
草木憔悴兮竊獨悲此衆
芳明月皎皎兮照空房
晝日苦短兮夜未央
有美

一人兮天一方欲往從之兮路渺茫登山無車兮
涉水無航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傷

秋風淅淅兮雲冥冥鴟鵂晝號兮蟋蟀夜鳴歲月
征邁兮忽如流星少壯幾時兮老冉冉其相仍展
轉反側兮從夜達明悵獨處此兮誰適爲情長歌
激烈兮涕泗交零願言思子兮使我心悵

秋風浩蕩兮天宇高羣山逶迤兮溪谷寂寥登高
望遠兮不自聊駕言適野兮誰與遊遨空原無人
兮四顧蕭條猿狖與伍兮麋鹿爲曹浮雲千里兮

歸路遠遙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勞

朱文公云居實爲此詩年未弱冠然味其言神會天出如不經意而無一字作今人語同時之士號稱前輩名好古學者皆不能及使天壽之則其所就豈可量哉

曾慥云觀其詩大概氣索如秋風三疊殆類鬼詩豈能久乎

昭君引

八戲作

邢居實

漢宮有女顏如玉淺畫蛾眉遠山綠披香殿裡夜

吹笙未央宮中朝理曲絳紗蒙籠雙蠟燭簫鼓聲
傳春漏促玉輦三更別院歸夜深月照黃金屋蒼
苔滿院無行迹總爲君王未相識天上天仙骨格
別人間畫工畫不得嫣然一笑金輿側玉貌三千
歛顏色羅帷繡戶掩香風一朝返嫁單于國金鳳
羅衣爲誰縷長袖弓彎不堪舞一別昭陽舊院花
淚洒胭脂作紅雨回頭不見雲間關黃河半渡新
水滑馬蹄已踏塞外塵天邊尙掛長門月黃沙不
似長安道帶暮微雲映壞草但聞馬上鳴悲笳綠

紅顏爲君老西風蕭蕭易水寒啼痕不斷幾闌
干年年看畫南飛雁一去天涯竟不還少年將軍
健如虎日夕撞鍾搥大鼓寶刀生澁旌旗卷漢宮
嫁盡嬋娟女寂寞邊城日將暮三尺角弓調白羽
安得猛士霍嫖姚天定還荒作編戶

寄陳履齋

邢居實

十年客京洛衣袂多黃塵所交盡才彥惟子情相
親會合能幾日歡樂何遽央春風東北來飄我西
南翔驪駒已在門日行且晚停觴不能飲將去

更復返把腕將鬢鬚悲啼類兒女人生非鹿豕安
得常羣聚朝別河上梁暮涉關山道匹馬逐飛蓬
離恨如春草去去日已遠行行淚橫臆昨日同袍
友今朝異鄉客來時城南陌始見梅花白回首漢
江頭黃梅已堪摘仗策登高城極目迥千里落日
下青山但見白雲起遠望豈當惜長歌淅如雨歸
心如明月幽夢過潁汝抱膝長相思故人安可見
忽枉數行書彷彿如對面紛紜輦轂下冠蓋爭馳
逐吹噓多賢豪肯復念幽獨空齋聽夜雨深竹聞

子規此情不可道此心君詎知

雨後出城馬上作

邢居實

既雨天氣佳微雲淡如掃欲尋烟際鐘騎馬河邊
草紫樵飽黃鸝人家夏蠶老田婦踏縲車隔離語
音好嗟我一何愚讀書漲枯槁不及此中人終年
家長道

棗陽道中

邢居實

仲春賦南征歲暮復北走岐路劇羊腸重岡九十
九馬瘦須着鞭袖短難藏手與君從此別抱袂依

衰柳

題婁賈公祠

僉事 韋商臣 長興人

昔從青史識名臣，今拜叢祠西濱濱。
宦海幾人成大烈，雲仍千載自長春。
崢嶸古木階除靜，突兀孤城棟宇新。
鈴閣沙堤真不愧，孔庭應許作東鄰。

題王竹溪節婦卷

諱璇

明進士 閻邦寧 邑人

冰霜苦節有誰真，又見松筠續舊塵。
三載遑違偕老願，一邱甘盡未亡身。
貞心皎竝當空月，恩旨光生故里春。
彤史千秋從此重，不堪吟處淚沾巾。

臨河有感

閻邦寧

名川自古帶中州幾度謳歌幾度憂
兩岸英雄爭戰處只今惟有水東流

其二

信馬徐行古渡頭
荒村幾處入回流
溝帆蕩漾烟波裏
不比山陰雪夜舟

其三

曾記前村醉倚樓
只今惟有蓼花洲
金堤楊柳年年綠
應嘆馮郎已白頭

原陵懷古

明邱縣
縣丞

趙東旭

邑人

長河汨汨走荒灘
霜銷疎林野色寒
水月菴深秋
草魯金龍廟古暮鐘殘
停車欲拜婁公塚
携榼難
尋晉國壇咫尺黑洋頻
北眺平原何處覓層巒

園林避暑

諸生

胡崇震

邑人

赤帝騎赤龍
飛烟煽平野
朱鳥競爲殃
大塊都如
赭
洪疊火烘烘
日望銀潢瀉
幽修小築別一邱
陂塘六月如三秋
白門徑深雪
蒞亂青油幕
淨霜花稠密
篠驅炎如劍
戟駢蘿邾日踰
兜鑿風吹古枝

恨不盡時復剪斷天邊
視融虐政不得投雖有
格澤難爲謀銀塘水碧
如醞醲乳鴨臨塘抱雛浴
柳縷垂垂弱買錢蘭芽
纖纖寒削玉啣花小鳥語
鞦韆藉草新蹙走趨趨
荷葉繁來日葢張藕莖折
斷水絲續主人袒裼曳
敝屣曲几方床石苔紫
數卷多羅坐老僧一爐
沉香立小史劇語縱橫
辨堅白新聲淋漓校宮
徵濁酒芳殺禁不設自
剝雞頭與蓮子門前剝
啄一何蚤箜聲特特花
間道祇容蠟屐任徘徊
那得披衣爲顛倒阿戎
樂令倘有之

相與立言亦白好立言未已義馭匿織阿牽將玉
兔出酒酣呵兔使不行爲我淹留作佳客清光留
連夜未已只恐花露滿身寒入髓

原陵秋興

淮安太守董期生

山陰人

瀕河直北接天渠孔道鱗鱗萬國如黃綺雲龍圍
帝輦白頭金馬待公車深宮遺事傳開寶故里雄
封弔沛徐眯目燕雲無處望中原門渡漫踟躕

其二

馬蹄已斷華清遠道難聽玉莖傷才豈劉盆

噴浴容非枚乘已遊梁歸南歸北驚卷衍爲谷爲
陵問黑洋父老能言洪武詔歛戲欲涕不成行

其三

嬾向長安首一回蒼茫驅馬駐河隈太行北接屯
留道滎瀘東分濟水來千里嶒岷雲作障一原滉
漾月流臺多傷却爲憑高處莫道登臨不盡才

其四

秋草平原望裏稠每思吾土畏登樓是民入畫須
煩鄭有弟遺書輒憶婁身傍河涯牛馬失目窮原

房山縣志 卷之一
圖鹿麋愁正堪高閣書生懶東望何心紀臥遊

其五

梅雨江南入汴多金堤無力障鴻波日災柳岸如
雲埽夜宿蛟宮動地渦六郡人需精衛化九重耳
望勒通過原田每每圖新好赤歷于今半是河

大河春漲

副榜張燦然 邑人

中原千里枕寒坡滿眼雕雲走大河楊柳堤殘搖
夜月桃花浪暖長春蘿人迷野渡穿雲急風送晴
帆隔岸多最是濕烟籠宿雨白鷗幾處亂漁蓑

登古卷城

張燦然

倚杖歸來暮景涼
登高幾度歎滄桑
白花滿地雕雲在
黃葉吟風野日長
十里浮圖堪入畫
幾行碎錦欲成坊
千年故址今如舊
冷落空城事杳茫

武陟懷古

舉人國子監學錄 牛自新

邑人

木藥雄鎮傍城阿
藝祖當年從此過
兩岸綠楊環沁水
一原芳草蔚黃河
山濤祠古鶯花老
天乙墳荒歲月多
妙樂塔前聯縱目
清風嶺上有懸蘿

田家行

東鹿令 孟文升

邑人

君不見銅山坡峨高百尺金谷委蛇帶金埒瑯
翠戶千里重吐納烟霞貯白日陽阿激楚不暫停
朝鋪夜飲鳴鐘食須臾富貴石火盡曲池高臺事
非昔又不見五侯七貴凌至尊意氣由來山河吞
一言報讐亦報德紫綬金章皆在門世事反覆多
變態春花秋月不相待多少玉孫泣路岐區區田
實復誰在曾若田家老翁與世無所庸角巾苾躋
裘蒙茸茆齋結臨石上澗繩床懸對松間峯五株
楊柳爲屏藩百疊篋管當素封長男號老圃次男

亦上農八口腹得果國稅亦以供門前府帖絕不
到杯酒大嚼葡萄濃書不必皇甫謹豪不必翻止
平詩不必阮嗣宗仙不必衛叔卿計然倚頓齷齪
甚衛青之輩鴻毛輕揮金詎羨魏公子刎頸密
田先生日與羣狙繞樹坐慣騎一犢前山行曲臂
高眠梧葉冷竦身大叫松風輕自言貧賤可肆志
鵲印纍纍亦何事風波不到巖阿中劍戟豈生田
舍內携筇但赴鄰人招排藿長辭長者騎吁嗟乎
城郭幾回換滄桑易顛倒只今誰是魯靈光紅顏

少年髮白蚤蝦蟆陵上悲枯楊丞相墳前泣蔓草
世間惟有田家長子孫百年坐對青山老

喜雨歌

孟文升

早既太甚人意旁皇有一道士蓬頭垢面不知
何許人能以術數雨邑人異之而不佞贈之以
歌

昨日鞭土龍今日刑蒼鵝燔柴燂燂走羣望暴巫
暴庭柰若何祝融虐政苦不已震澤千里無流波
馬鬣不沾原上草蹄涔誰到田中禾道人姓字人

不識蓬頭垢面兩足赤鶉衣百結肘時見一吞米

汁盡一石誰知咤叱風雲生萬里九閭在几席左

手招豐隆右手挽箕伯五丁六甲無所用錫鏤橫

空揮白日立笞老龍龍子每哀怨漢千百尺列

缺虹霓爭搏射川陸崩置天地異蜺蝥修蝓砂何

處但見女魃垂頭而喘息須臾雲淨留空明千樹

萬樹吐華液然後磔雞擊犬作飲食長叫淋漓浮

大白騰身欲上扶桑側君不見樊英水藥巴酒驅

使造化在其手魯陽卻日日不避愚公移山山亦

走古來幻妙等閒蹈水履火何不有汝真長房
孝先之偶何不躡蓬萊上玄叢尋元始太乙而爲
友又胡爲向泥涂而料擬作人間之芻狗

謁婁貞公祠

按貢
生薛永定

邑人

一身兼將相萬古仰休風推轂綿唐祚專旄奏膚
功捷隨白水獻名被碧紗籠厚德流天地春秋配

澤宮

喜雨歌

貢
生唐 瑀

邑人

巳巳冬屆庚午春夏不雨浹旬多風民弗堪命

邑侯詹素冠素服步禱閤月亢賜如故侯深自
責夜不歆枕披星拜道天鑿其果時雨大沛爲

此作歌

縱予目兮極望無邊悲狂叫於疎林兮野馬蹠躓
剝榆柳兮誰爲綠流金石兮來甦其瘡早魃爲殃
兮火雲煎曠耨鋤兮杼軸空懸牽車牛兮重遠遷
力之盡兮乾餽愆勞我公之焦思兮如醉顛心忤
怍兮計生全風物憔悴山色改妍何時甘澍兮一
潤卷堦禱古廟兮欲問天步闡夜兮縞衣翩翩

零露分幾匄匄而流連燭龍道今走雲烟雨聲蕭
蕭樹色鮮槁壤百里淖相聯父老扶杖謁几筵長
跼懽呼拜公前公逐赤虬不著鞭一誠能飛五龍
泉夜來淋漓到桑田桑田晝鼓響蕭蕭歌公携我
躋堯年王道由來稱平平禾稻無知滿晴川

河工告成

伊陽訓導張抒
邑人

經理功成驚浪休濟川舟楫識材猷月明波映澄
帆影沙靜瀾平長蓼洲翠壁天開嵩嶽色黃龍日
抱大河流賜金贈秩勞臣頌永息中原瘡墊愁

烟寺暮雨

延津令
署原武

任

洵

昆明人

古寺鐘催暮炊烟望欲迷荒郊來雨陣虛塔啟雲
栖塵淨關前路水盈郭外溪凭軒收勝槩膏澤慰
耕黎

龍潭月照

任洵

靈雨禪龍德開塘貯月盈天光寒侵夜水氣靜生
明兔魄驚無着驪珠信可擊冰壺心自在倚檻不
勝情

大河春漲

任洵

河水排空下當春景正和落挑乘浪暖新柳拂帆
多漁傍鷗丁醉農依麥隴歌臨流欣有願長見不
揚波

金堤柳浪

任洵

今古河防重長堤壯柳衙風過眠未穩烟動舞常
斜縹緲浮空際扶疎趁水涯巡方驅馬度逸興放
平沙

卷城曉烟

任洵

秦楚頻爭後卷仍古魏疆烟生侵樹茂日上

隍野色憐葱鬱遺蹤嘆渺茫
村農方出作獨與勤
麻桑

扈亭斜暉

任洵

問俗亭皋外芳郊集翠微
桑榆搖日下蓬華放烟
飛主伯村頭息牛羊隴畔歸
空傳盟扈跡千古弔
斜暉

靈鵲晴沙

任洵

山經河水沒靈鵲亦空名
斷堦長依郭荒原久輟
耕雨餘沙漾錦烟際草含榮
空翠連僧舍停車戀

晚晴

曙閣殘雪

任洵

一宵風雪罷徒倚曙光浮宿霧磨冰鏡輕烟擁玉樓
銷殘原野曠點綴砌欄幽父老扶筇過相逢慶
有秋

留別原邑諸紳士民

任洵

越俎俄經七月餘原陵烟景尙如初及時獨抱興
除切速效終慚教養疎携酒士民多擾攘或途車
馬每趨起人情若此難爲別願祝豐亨慰思闔

題毛烈女

編修時爲大梁書院掌教劉自潔

武遂人

求仁未易得節義古所稀况乃巾幗中尤憐未嫁時
吁嗟毛氏女少小秉奇姿父母許媒妁時年未及笄
旋遭父母憂季父身所依夫家本貧薄偏嗟年歲饑
携家出門去十年猶未歸季父探行踪不憚路逶迤
相去田巴遠相見永無期歸來無言語相對空淚垂
輾轉憐兒女守身空爾爲諸姑環相向季父前致詞
女子顏色改悽切寸心違女蘿施松栢滋蔓雨不疑
根生已無著蔓草何萋萋從容

就義苑閭里共傷悲茲事聞人說使我重嘯歎男
兒事幾傳女子事尤奇相感重天倫無使名義虧
謁婁貞公祠敬賦五言律詩五首兼示原武明府
吳曉邨時方葺祠堂并修邑志

河北
道憲胡振組

山陰
人

唐祚誰興復婁公薦狄公到今稱盛德在昔奏奇
功圖畫凌烟重馨香采地同耳孫爲此感不獨走

邨翁

其二

術士傳家學舟中遇貴人先登雖有鬼後衛豈無
神虎尾危曾履龍鱗逆可馴跛男當問瘦誰識濟
時臣

其三

營田留厚澤出鎮著威名稍喜軍儲給曾聞戰壘
平勲庸兼將相志節盡忠貞謚典誠無愧千秋有
定評

其四

能容德乃大唾面又何人愛弟情殊厚之官訓最

真代州應奏績奕世可書紳猶有遺風在原陵俗
頗淳

其五

合觀新舊史班馬有餘香人並稱婁郝公真冠李
唐祠堂看肅穆邑乘借輝光事事煩循吏謳歌定
不怠

乙丑暮春道經原武夾路柳陰喜而賦此寄吳曉

郝大尹

胡振組

官樹臨官路濃陰接大堤
陽雙燕語簿暝萬鴉

栖好景誰能畫閒情自可頽望中渾一碧真到柳邊迷

其二

花事將闌後春郊綠染成長條能繫馬嘉樹喜遷鶯頗憶甘棠舍曾傳細柳營亞夫祠墓在懷古動

吟情

相傳周條侯墓在原武

其三

名宦鄉先達杭州到汴州勸民興地利爲政劇風流績以宣防著文於志乘收一篇種樹說宣布仗

吳侯吾鄉先達俞公諱森康熙年間會任河南管河道有種樹說一篇

烟寺暮雨

諸生吳士達婺源人

古寺孤城外蕭蕭接遠陂
劇憐烟幕處恰是雨來時
樹色橫窓暗鐘聲出院遲
禪心氣焰短惟有佛燈知

大河春漲

吳士達

水漲桃花候朝宗萬派通氣蒸
紅日淡波接白雲空車馬爭
新渡魚龍徃舊宮何時乘短棹
來徃碧

濤中

金堤柳浪

吳士達

繞堤千樹柳風入浪驚猶淡蕩
搖輕縠奔騰走怒雷鴛鴦漁
唱度車轉畫船開十里西湖路
還方可溯淵

龍潭月照

吳士達

澤國多陂漲龍潭獨著名
夜涼池有影秋靜月無聲
只少星光映能添露氣清
雲行霖可作何止濯塵纓

卷城曉烟

吳士達

千秋形勝地晉楚幾爭鋒
剩有卷城在空餘曉霧
濃林疎能障日寺近夜聞鐘
驛路人行早昇平久
息烽

扈亭斜暉

吳士達

萬國趨王會郊亭落日閒
斜薰芳草暖回照上花
殷獵馬從禽返畊牛引犢
還不辭歸路晚明月上
前灣

靈鵲晴沙

吳士達

靈鵲飛何處山仍靈鵲名
雪鴻曾有爪雲鶴豈無

耳沙暖看眠
橫林深聽
囀鶯莫嫌
邱壑淺登
眺自怡情

曙閣殘雪

吳士達

昨夜朔風息
朝暎海上來
閒憑高閣望
光照遠村
開庭院曾吟
絮柳圍正探
梅沾濡知歲
稔把盞興
悠哉

東征賦

班昭

惟永初之有七
兮余隨子兮東征
時孟春之吉日
兮撰良辰而將行
迺舉趾而升輿
兮夕予宿乎偃

師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滄浪而懷悲明發曙而不

寐兮心遲遲而有違酌樽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

自非諒不登巢而琢蠶兮得不陳力而相追且從

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遵通衢之大道兮求

捷徑欲從誰乃遂往而徂逝兮聊遊目而遨魂歷

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望河洛之交流兮

看成臯之旋門既免脫於峻嶮兮歷滎陽而過武

卷食原武之息足宿陽武之衆間涉封邱而踐路

慕京師而竊歎小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

遂進道而少前兮得乎邱之北邊入匡郭而追遠
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畏困乎聖
人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而將昏到長垣之境
界兮察晨野之居民賭蒲城之邱壝兮生荆棘之
榛榛惕覺悟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
勇義兮訖於今而稱云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
尙其邱墳惟令德爲不朽兮身旣歿而名存惟經
典之所美兮遺道德與仁賢吳札稱多君子兮其
言信而有徵後衰微而遭患兮遂陵遲而不興知

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勉仰高而蹈景盡忠
恕而與人好正直而不同兮精誠通於明神庶靈
祇之鑒照兮祐貞良而輔信亂曰君子之思必成
文兮盍各言忠慕古人兮先君行止則有作兮雖
其不敏敢不法兮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
以俟時兮修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
兮敬慎無怠思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

南征賦

邢居實

嗟予生之賤兮常坎壈而多憂
汨東西與南北兮

無畝畝以歸休自皇六世之十祀兮竭來賓夫京師
奉晨昏於庭闈兮忽十年其于茲哀衆人之夢夢
兮乘巖危以射利驚精神于末流兮固廉士之所
耻慕前哲之高蹈兮臨川流而盪耳懼離羣之孤
陋兮將遠舉而復已被世訖之料經兮謂白圭爲
多疵何我公之清德亦見尤於盛時皇命之不
可淹兮方仲春而或行惟甲子之良農侍安輿而
南征昔仲尼之去魯車遲遲以淹留此雖非吾之
舊邦兮猶慘慘而懷憂賓朋蕭蕭而來餞兮班豆

觴於水湄執子手以踟躕兮不覺涕下而沾衣輒
軋軋而不能前兮馬蕭蕭而反顧念長路之迢遠
兮恐白日之云暮救僕夫使整駕兮遂奮袂而辭
去將發輒而回首兮望國門之穹崇惟小人之眷
戀兮情鬱結乎寸衷經土山之盤紆兮入空谷之
鴻窪野曠蕩而無垠兮榛林蕭條而來風鹿呦呦
以鳴羣兮鳥嚶嚶而求友悵遑遑于中野兮徒悒
悒其誰咎晨脂車于諸阡兮夕稅駕于尉氏登高
邱以長嘯兮聲慷慨而凌厲想阮氏之風流兮停

山椒斯人不可得而見兮寄陳迹于蓬蒿
時在春其不淹兮春草生兮青青羣雉携雌以高
飛兮倉鷓得意而和鳴麥漸漸以被隴兮遵微行
而徂征欲淹留以容與兮心搖搖而靡寧平原塊
莽以阢靡兮迴極目乎百里獨笑笑以遠遊兮曾
不得而少止歷釣臺之故邱兮涉渭水之溱溱望
周襄之蕪城兮弔封人之圯墳魂飛揚而不返兮
墓蕪穢而不治曾不得其死所兮豈純孝之可恃
蹇遭回於水濱兮日掩掩其黃昏問捷徑于野人

兮釋予馬于汝墳中且展轉而不能寐兮起視夜

之何其僕夫告予以肅裝兮指明星而疾馳羣山

崑崙而造天踐羊氏之北境企予足以長望兮南

路恥其方永經昆陽之遺墟兮聊徘徊而逡巡高

城曲拂而特起兮雉堞隱嶙而猶存狐貉穴處于

其下兮鼙鼙唵嘯而成羣蒿艾蓊葳以相依兮枳

棘鬱其榛榛悲漢氏之絕滅兮想世祖之中興方

巨猾之滔天兮恣豺狼之噬吞肆橫行於天下兮

馳虎豹以爲羣仗大義而奮討兮實南土之裔孫

運機槍而一掃兮忽電滅而無存彼百萬之貔貅
兮曾一旅之莫亢信天道之輔順兮豈人謀之不
臧迄於今幾千祀兮魂魄遊乎何鄉冀髮髯其神
靈兮步徙倚而徬徨過宛葉而彌節兮陟方城之
峨峨歎羈旅之無友兮彈劍缺而浩歌覽陵阜之
參差兮實鬻熊之舊疆不修德而恃險兮曾幾何
而不亾宿上唐之候館兮聽晨雞之悲鳴濯予纓
於泌水兮瞻桐栢之嶽嶽飄風嫖怒以來東兮薄
寒慘悽而中人雲漫漫以承空兮霰雪下而續粉

念征人之阻修兮歎行役之多艱車陷淖而不進

兮馬頓轡而盤躑僕夫憔悴以懷歸兮憩章陵而

南邁奠濁醪於漢祠兮顧白水之如帶真人一去

而不返兮佳氣蔥鬱而如在歷崎嶇之九邑兮涉

川路之千里心澹澹而忘食兮筋骨疲乎鞭箠唯

君子之無累兮雖九夷其可居矧神農之所宅兮

土深厚而無虞誦孔氏之法言兮疾沒世而無名

就寂寞以閒處兮非予心之所憑植木蘭以爲籬

兮塗申椒以爲堂蕙披靡而盛茂兮衆香郁其芬

芳優悠偃息靜以索志兮又何必歸夫故鄉

班姬之東征隨子也邢君之南征省親也兩賦

成一的對亦之官者天倫嘉話也東征賦中歷

叙道所由經片語單詞皆足爲彼都生色好古

者徃徃載入志乘重其文尤重其人哉

文所
謹識

巖棲賦

趙東旭

感古聖之垂訓悟已親而名疎言可放而從默身

應卷而忽舒爰鷦鷯之巢林在一枝而有餘性所

悅而難違託此山以結廬果棲遲而我愜卽逍遙

之靈墟觀其繚崇巒橫峻谷激泌泉羅森木後魏

峩以索斜前參差而聳伏追陰壑之夏涼偃陽岸

之冬燠羨勁節於松筠玩幽芳於蘭菊虛籟清耳

閒雲營目因海鶴以驚夜任昆雞以知旭慮靜於

無我神恬於寡欲於是歌考槃於詩人諷嘉遁於

大易遠浮俗之艱險消毀譽之損益蹈方外之坦

途信可免於兢惕旣卽陰以息影由不行而藏迹

雖區中之末計實世途之良策人所棄而已收故

處約而慎適覽無見以收視聽無聲以黜聰和非

專於旨酒樂矣必於絲桐焚清香以煉氣啟玉檢
而擊蒙期遺滯於昭曠庶近真於感通鑒太虛之
有象覆妙用之非空朝天甚簡揉藥甚假形猶資
於吐納意已送於將迓知道無廢興而物有存謝
故挹生本而長生體化宗而不化蕭蕭絕塵境誰
與隣迹遠而朋遊益曠機忘而鳥獸可馴韻靡叶
於當時心常依於古人仰遺皓之遐規詠羲農之
化淳師黃老之玄奧友松喬之道真慚無功於造
物良獨善於吾身祇所幸於自得敢韜精於隱淪

祥異

寇盜附

本洪範而志五行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然孔子作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以爲君子見其變則知所以修省而推其事固有合有不合也歐陽公之論五行不詭於道而其要實本於此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祥眚之說特其數術之學深識博聞之士考而擇焉可也

周

襄王二十七年饑

景王二十二年五月災

後漢

延熹八年夏四月黃河清

中平元年夏異草生其莖大如指狀似鳩雀龍蛇
之形備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

唐

貞觀十七年黃河清

貞元元年饑斗粟千錢死者相枕

長慶元年七月戊午河水赤三日止

五代晉

廣順二年大水

咸寧二年八月庚辰地震

開運三年十月河決原武

漢

乾祐元年四月河決原武七月蝗

乾祐三年河決原武

宋

開寶四年六月河決原武

永徽六年汴鄭等州大水青稼

淳化二年冬無冰

治平七年黃沁二河溢

天聖二年八月大旱

嘉祐三年原武河決詔官行視民田賑恤被水害者

熙寧元年自七月至十月地震者六數刻不止有聲如雷樓櫓民舍摧折壓死者甚衆

元

至正二十一年黃河清十日

明

洪武元年蝗

洪武十四年八月河決原武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黑洋山

洪武二十五年河決陽武浸淫原武等十一縣詔發軍民備堤防免今年田租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河溢原武勅免田糧遣官賑卹

宣德元年七月河溢原武漂沒廬舍田稼

正統元年夏六月至二年四月淫雨連綿壞稼巡撫于謙奏免本年租糧是年九月秋雨河漲決堤正統十年河決原武淹沒民田無算

正統十三年河改爲二一自新鄉八柳樹決口經延津封邱入會通河一自滎澤漫流原武等處

景泰四年六月河決原武

天順元年黃河汎濫原武田禾淹沒

天順五年九月雨彌旬河溢漂居民田舍是年河

自武陟徙入原武而北流之道絕

本禹貢錐指

弘治二年麥大熟

弘治六年正月星隕光芒燭地冬大雪深丈餘

弘治十一年斗粟十錢

嘉靖七年大蝗大饑人相食

嘉靖八年大饑

嘉靖三十七年河決朱家庄水至護城堤

嘉靖三十三年大蝗大疫

嘉靖三十四年地震

嘉靖四十四年穀秀雙穗

嘉靖四十五年城池冰生花大者如松栢桂梅小者如蘭萱蒲葦

隆慶二年秋雨傷禾

萬歷三年四月大雨雹傷麥

萬歷七年河決

萬歷八年冬雨木冰

萬歷十年秋蝥

萬歷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午時大風晝時至夜遙

目風中有火屋宇如焚就之則無

萬歷十五年三月初一日申時地震戍時復震益甚自正月至六月不雨麥盡稿七月沁河水溢至護城堤傷禾大饑

萬歷十六年春大饑斗米三百錢人相食甚至骨肉相殘瘟疫大作死者枕籍

萬歷十七年大旱境內地赤

萬歷十八年春大旱三月初三日未時異風驟起白晝如晦秋復旱

萬曆十九年夏大旱無麥

萬曆三十五年大水

萬曆四十四年冬學宮遍地冰花次年馮芝圖捷

南宮

萬曆四十八年四月大星隕於東北

崇正四年河決原武胡村舖六年始塞

崇正九年大蝗

崇正十一年大旱大蝗

崇正十三年正月朔陰晦一雨沙者一日白晝如夜

春大旱斗米千五百錢人相食

崇正十七年七月每晚黑氣遶城

國朝

順治二年春夏旱

順治十三年春二月房屋樹杪鐵器火光騰起

順治十六年河溢害稼

順治十八年夏五月大雨雹

康熙元年春旱秋七月霖雨四十日沁河決平地

行舟淹沒民居田禾

康熙三年秋七月蝗害稼穀價騰貴

康熙四年春旱麥盡枯

康熙五年夏雨雹傷禾

康熙七年春大旱夏六月地震

康熙十一年蝗

康熙十三年春夏旱

康熙十八年秋八月霖雨月餘害稼十月地震

康熙二十二年臘無麥秋大雨害稼民啖草根樹

皮冬地震

康熙二十七年春旱

康熙二十八年大旱民饑秋八月撫軍閻興邦給散麥種冬煮粥賑饑

康熙二十九年春大旱多暴風二麥枯秋螟害穀蝗食麥苗殆盡冬十二月黃河冰

康熙三十二年地震

康熙四十七年大旱秋禾焦枯

康熙五十三年春旱七月霜殺穀

康熙五十七年河溢武陟之何家營經流原武治

北

康熙六十年六月二十一日河決武陟之馬營口
直注原武等處

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十八日馬營口復決

雍正三年日月合璧五星聯珠

雍正四年六月暴雨自寅時起至午時止平地水
深二尺十二月黃河清十餘日

雍正八年六月初一日日食秋霖雨害稼

欽命部院蠲賑

雍正十年三月大風沙失迷人畜城東葛家村沙
壓死童男女三人

乾隆二年九月初七日地微震

乾隆四年六月暴雨連旬秋禾盡湮遣官行視蠲
賑

乾隆五年六月蝗

乾隆七年五月初一日日食八月十二日雨雹

乾隆八年夏旱十一月有星見西方光芒長約數

丈

乾隆九年二麥豐

乾隆十年春旱

乾隆十一年三月初一日日食

附寇盜

漢建武十九年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夏四月遣大中大夫臧宮破斬之

明崇正十三年磁碭堤土賊張習孟白晝殺人鼓吹行劫後爲義勇胡田誅死

崇正十七年土賊馮懌密合內寇破城搶掠一空
殺傷甚衆會他盜乘虛覆其巢穴乃愴惶遁去

摭遺

封侯餓死 漢周亞夫爲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後

三歲而侯侯八歲而將相其後九歲而餓死亞夫

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

說侯乎然旣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

負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

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

夫爲條侯至景帝後元年以事下廷尉不食五日

嘔血死

見漢書本傳

貴人渡江 唐袁天綱子客師嘗渡江叩舟而還左

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異不可以濟俄有一

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

中忽風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屢師德也

見唐書袁天綱傳

義還友喪 唐王義方授洹水丞時張亮兄子皎配

流在崖州來依義方而卒臨終託以妻子及致尸

還鄉義方與皎妻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勇檄田捕賊田率族衆擊賊於堤西之原合戰日
辰至午習孟引礮刺田中口田嚙格其槩以鈎鑿

殺賊於馬下羣賊皆股慄奔散而田之門牙亦落

邑令列其功上之軍府委田遊擊族衆守備十三
員鎮壓本境適李自成別黨翻山鷓寇原境邑令
復檄田拒之屢戰皆捷窘賊於寨裡村賊據樓自
守田乘夜仰攻誤中礮石而亾族衆力戰死者二
十七人餘多被創少羸賊遂惶惶逃去及軍府劄
符到日亦無有存者人皆惜之

貞女胡氏 女字寶玉年及笄字前邑侯許懋德第

五子大成未嫁而大成亡時女從父平順公宦山
右聞訃卽賦詩哀毀誓不改適旣而許公以虧空
落官尋病卒女哀懇父母欲奉養孀姑父母嘉其
志許之乃千里至原武迎姑姚氏歸里以孝養焉
因賦秋日感懷詩三十六韻河憲稽公之母與女
有瓜葛誼嘉其節取詩弁其首付梓邇遺紳士

附貞女秋日感懷詩三十六韻

并序

韞玉遭時不偶值數多奇六禮未終九原永訣呼天

搶地痛將何及矢志願從夫子半面未識迄今猶
是女兒十年茹苦仰而事者七十霜姑俯而育者
九齡孤子惟憑織紵以易盥盥囊無一文家徒四
壁老稚數口可憐以淮與市蕭條兩棺猶是羈留
豫州關山難越未知執紼於何年魂魄安歸欲正
首丘而無望孟光之舉案惟冀來生仲卿之同穴
但願今日產生匣鏡自傷鸞影孤豈夜對篝燈怕
聽鶯聲嘯壑感春秋之代謝血淚千行悲命運之
迤邐柔腸百結見無庭前敢曰闢詩筆寫長歌甚

於痛哭哀何能已情見乎詞

秋風何淅瀝秋氣何蕭索慄冽砭肌骨草木紛
零落蠹蝨去如駛吾身安所託短檠光熒熒課
子習一經詩義思無邪聖言垂汗青胡爲泪盈
掬拊口不能讀之死矢靡他共姜行良獨我生
多磨折千古同一轍念之心如焚欲語還嗚咽
及笄志高陽未嫁夫云亡婦人從一終母教敢
或忘亦知凍餒迫家貧無石儋節義在所敦甘
心茹荼蘼戚戚別父母惻惻奉箕帚窮達固有

命貞一當自守嗟哉白髮婦喪子復喪夫一校
失所依菽水時或無晨昏缺定省暮景悲桑榆
嗣子藐九齡繞膝誠零丁不曾識六七恐難稱
寧馨事姑竭吾力敢云盡婦職撫孤望其成誠
之頻列織不知冬復春遐計衣與食卽伯寄旅
入年來音問隔雨視滯中州白骨何人收日暮
火燐燐天雨聲啾啾母家近武微年豐常苦饑
何能復相顧令彼魂魄歸同衾義旣乖同穴志
又違孀姑與寡妻血泪交相啼誰爲范堯夫仰

望同雲霓麥舟輕一贈死生蒙提携魂兮歸故
鄉從死復有傷噴噴華山傍飛鳴雙鴛鴦感懷
常太息孤鴻更婁樹人鳥有定偶此義惟君識
卷城遺址 舊傳周亞夫曾屯兵於此考史記周世
家亞夫爲將屯細柳破吳兵皆於此地絕不相及
而周勃從高帝起兵取臨濟攻張乃前至卷則
絳侯實經邇此亞夫屯兵大抵傳傳之誤耳

堧農奇術

名延虎邑東二十里魏按前農夫也家

頗裕偶出外遇異人於途授以奇術能視人眼中

其家房室牆壁樹木磚石纖細歷歷皆如新
人有病目者一指視之頓愈遠近聞傳百里外裹
糧而至日絡繹不絕其門如市其人不勝煩避之
所至卽成聚遠近避年乃漸解息道後其術亦殊
不甚驗矣

職在乙丑仲春之初 邑侯新安吳公開館延邑人之

者將有事於邑志重文獻也不以余爲弁鄙而委

編輯之役且語余曰志所以明法戒勿濫勿遺事必

紀實斯足以信今而傳後矣如徒以詞華也則班范以

后著述可盡廢乎余聞之惶然曰敬聞命矣于是從諸

君子后蒐羅叢籍博採輿論取舊志之闕者補之訛者

正之查近年之政教營建廢修而僦舉者續之人物風

俗有關風化者核實而表章之研精極思逾年稿定呈

之我候復以退食之暇刪繁就簡易俚爲雅奕奕煌煌
上追史漢爲書十卷遂付剞劂工事旣竣裝演成帙余
受而讀之喟然嘆曰此豈不足備文獻而明法戒乎迺
余更有感矣邑前無志志之肇始在有明嘉靖中維時
董其事者月川閣先生而蒐輯之者則余五世祖盱眙
學博士合公也今者我 侯以三吳名宿斟酌潤色小
卜何人得與編摩旣喜附驥之榮且藉此以無負先澤
也豈非余之厚幸也夫

昔

十三年歲次戊辰秋八月望日邑人甲辰科舉人
陳選知縣薛乘時柳村甫謹跋

清莊表貞女李洪氏

未諧琴瑟願 却矢捐丹心

入往貞操在 處事草木馨

